



小石山房叢書

1 曾 4  
622  
14





門 1 曾 4  
孫 6 2 2  
卷 1 4

明人詩品  
一卷



一 卷

明人詩品

明人詩品卷一

吳興杜蔭棠輯錄

常熟顧湘校刊



有明一代詩學之興振元舊習別宋遺風盛於開國之初  
變於叔季之世志尚乎唐而體格之高下隨運轉移亦如  
一轍有可統文風繼世趨向異同而歷按之也十帝詩章  
而外諸王文學首稱蜀府獻園集孝陵恆以蜀秀才稱之  
既就封卽聘教授方孝儒爲庶子傳名其讀書之齋曰正  
學正學之稱自此始也其送希直還漢中詩抑何其敦厚  
古樸也宜其五葉皆有著錄至周憲王有燉遭世隆平奉  
藩多暇所著誠齋樂府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



索皆用之所謂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又唱  
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川皆是也再魯莊王陽鑄  
朱邸優游不忘恭敬情親棣萼嘗聚兄弟於一堂作七言  
近體唱和有尊德堂稿唐成王彌諦於其國中闢蔬圃一  
區建養正書院教育人才康陵遊幸進憂國詩以諷有甕  
天小稿秦簡王成泳博洽羣書布衣蔬食延覽文儒談經  
不倦王府護儀子弟得人翼宮自王始也王十齡嫡母陳  
妃以唐詩教之日誦一首嗣位後日賦一篇三十年靡間  
他如鄭世子載育研精典樂按律審音察及銖黍歷辨劉  
欽何晏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李文利李文察  
劉濂張啟皆駁其非所著樂書歷論宜采入國史跡其補

亡詩曩括古訓比之夏侯東哲似爲過之至於念嚴君之  
因席藁門外因長幼之序讓國盟津尤非人所幾及者外  
此宗潢帝胄彬彬風雅江湖廊廟各有傳集行世是詩之  
列於天家者若斯

劉誠意青田宋承旨潛溪俱以公輔之才而樹聲教之美  
誠意在元之季沉淪下僚哀世憤時幾欲草野自屏然其  
在幕府與石抹艱危共事遇知己效馳驅作爲古詩魁墨  
頓挫使讀者憤張興發如欲奮起出其間者遭逢明祖佐  
命帷幄列爵五等蔚爲宗臣斯可謂得志大行矣乃其爲  
詩悲歌嘆老咨嗟幽憂昔年飛揚硤之氣澌然無存者  
豈古之大人志士義心苦調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測其淺



深者乎靜志居詩話云樂府詞自唐以前詩人多擬之至  
宋而掃除殆盡元季楊廉夫李季和輩交相唱答然多以  
新題爲古辭體惟誠意銳意摹古所作特多遂開有明三  
百年風其五言古詩專仿韋左史要其神詣與相伯仲諸  
體俱純正無疵若二鬼一篇直欲破劉文之膽矣公在元  
時有和王文明絕句云夜涼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將  
星好事者遂傳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語坐客云後十年  
有帝者與吾當輔之此妄也世人多以前知日公至緯識  
堪輿若披肝露膽等書皆指爲公作豈其然乎潛溪則文  
勝於詩然開國文獻之傳固不可闕詩亦用全力爲之蓋  
心摹韓柳而具體者

王侍制禕華川集張承旨翠屏前後集中各有名句膾炙  
人口劉學士坦甫元之故老詩雖不中程度足補庚申外  
史有云萬年圖籍來江表一曲琵琶度塞門斯與朱文恪  
元故宮詞並其淒惻者矣

槎翁劉子高宋景濂嘗云子高天賦超逸之才加以稽古  
之力雕肝琢腎夕咏朝吟而又得師友之資江山之助五  
美云備故凌厲頓迅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繩尺劉冲  
修亦云子高日課一詩遭亂崎嶇轉側三十餘年不爲所  
折旣貴澹然如布衣北平去家五千里惟一童子侍側已  
復遣還晡時吏退獨處一室據几吟咏夜分不休年愈老  
思愈壯詩愈工豫章萬白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弘秣陵周



明人詩品卷一  
三  
滇鄭大同皆以歌詩自雄子高與之馳騁上下聲名相埒  
臨海陳敬初基在藩府飛書走檄皆出其手語多指斥吳  
亡之後其臣多見誅而敬初以廉謹得免所傳夷白齋稿  
指斥之詞儼然臚列後人亦不加塗竄太祖之容敬初何  
啻魏武之不殺陳琳也玉山雅集中柯敬文以下卽次敬  
初詩謂同輩極力追之不及蓋當時月旦然矣  
明初浙東詩派靜志居詩話云當以金華胡仲申爲巨擘  
焉獨孤及之論曰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  
李盛於曹劉漢魏作者質有餘而詞不足以今揆昔則有  
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嘆誦仲申五言猶路鼗出於土鼓  
篆籀生於鳥跡庶幾哉升堂之彥乎宜潛溪有學林老虎

文淵鯨之目也

庸菴宋无逸有盛名而詩見於選本絕少其絕句云欲雪  
未雪雲葉暗似暮未暮風花寒臘月雨連元日雨故鄉人  
作客居人空中書記仙人鶴月下詩成佛寺鐘十日看山  
坐西閣一春多雨怕東風惡客不來成好夢大兵已過定  
豐年身到名山頭已白眼明秋日葉初紅落筆十年身後  
在懷人三絕眼中無對法流暢饒自得之趣其寄景濂云  
修史與末役乏才媿羣賢強述外國傳荒疎僅成篇則高  
麗傳以下悉无逸手筆讀元史者不可不知也  
徐尊生大年詩格清老譬之畫家絕無鉛粉之飾顧選家  
多不甄錄何歟媿蠅子王彝學有淵源集中孔子廟碑南



門紀鄉飲酒銘文甚高潔時楊鐵崖以文雄東南傾動一世彛獨作文妖一篇詆之可謂獨立不懼者已  
江陰張藻仲宣入翰林年未三十孝陵以小秀才稱既奉詔娶邵亨貞女宋學士送之有詩所謂紅錦雲裁春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是也及謫濠道卒以詩辭其父溝南先生端云出世再當爲父子此心終不問幽明使人心惻崇德貝瓊字廷琚一名闕字廷臣郡志載有貝瓊而無貝闕許忠麗光岳英華載貝闕廷臣無貝瓊程慶琉聲文會選則貝闕貝瓊並列九成輟耕錄載姚文公嫁妓女事嘉興貝闕有詩今真真曲載清江集中則闕乃瓊之別名非兩人也

瓊從學楊廉夫嘗言曰立言不在嶄絕刻削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於楊而不阿所好者其詩爽豁類汪朝宗整麗似劉伯溫圓秀勝林子羽清空近袁景文風華亞高李迪朗淨過張來儀繁縟愈孫仲衍足以領袖一時此非鄉曲之私天下之公論也

清江劉仲修永之應聘入都以耳疾辭觀其與梁孟敬論春秋書謂胡氏之春秋非經本旨自爲一書可耳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其識出環谷東山之上詩務去陳言取裁新穎五言如青年杜書記白髮漢郎官蟹舍能留客漁舟不畏風七言如千峯靜對芙蓉幕三峽遙連蠓螻橋井底龍飛山



客見峯頭鹿過野人知何其似姚少卿鄭都官也

孫滄螺自號東家子以文見知牛士良宋景濂作傳謂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詞不暢肆於詞則理不直惟公洞矚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闕之則詞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故其詩絕去元季之習好盤硬語力追涪翁不肯猶人耳以上皆勝國遺英被徵而啓肇基之風始者也

明初高楊張徐號吳中四傑青邱跌宕風華鳳觀虎視造邦巨擘所不待言若眷菴猶未洗元人之綺麗七言律如尙短柳如新折後已殘梅似半開時卮言謂類浣溪紗不特此也芳草漸於歌館沒落花偏向舞筵多細雨已黃千萬柳小桃初白兩三花且自紅聽鶯緩緩落教深惜燕匆

匆燕子綠蕪三月雨桃花深水一溪鵝春水染衣鸚鵡綠江花落酒杜鵑紅羅幕有香鶯夢暖綺窗無月雁聲寒小雨送花青見萼春雷催筍碧抽尖俱絕妙好詞張靜居五言古學杜學韋各有神理非苟然者歌行才力馳騁全是唐音徐北郭所畫山水圖肆筆遒麗清潤帶書法於詩亦然二君頡頏高楊未知前後或曰張徐不及高楊此耳食之論也

南園五先生孫仲衍賁傑出四人五言遠師漢魏近體亦不失唐集句最工如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三湘愁髻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可稱巧合王彥舉佐遠不及仲衍而當時論云構詞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深著



孫不如王不可爲定評至黃庸之哲稱雪蓬先生源本六朝七言亦具體當在仲衍之下彥舉之上若趙伯貞介絕意仕進植雙松於庭榜曰臨清蓋以淵明自擬也屢往還於西樵山中索題者去而不顧其集雖不傳名在五先生之列乃刊詩者去伯貞而冠汪忠勤於卷首可爲之夫笑也

閩中十子林子羽鴻爲冠軍第循行矩步無鷹揚虎視之姿此猶翡翠蘭茗芳塘曲渚非不美觀未足與江海之大王安中恭咏白雁詩有夜雨蘆花看不定夕陽楓樹見初飛其整練處雖不及子羽而風懷跌宕固似勝之

吳中高士三人一爲長洲王賓光仲一爲崑山王履道安

一爲吳人韓洽君望二王詩多俚率必以君望爲巨擘君望少日嘗筮得蒙卦遂扁其室曰蒙齋姚善守吳造請於布簾內答曰不在旋走楞伽山善隨至則泛舟入太湖矣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龍溪劉宗道講學師北溪闢釋老甚嚴目佛爲泥斯有同安歌云紫陽之化衰家家阿彌儒也墨衣墨也墨衣滿城遨遊誰我知不如歸也不我歸又遊天蓋寺云若無僧寺塔直是一唐虞斯亦能拒楊墨者已

黃巖許伯旅廷慎嘗論作詩之法曰法可言法之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用法得法之似吾詩幾用法矣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爲開闔如是而爲抑揚



頓挫如是而爲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辭必與俱固未嘗囿乎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若庖丁輩隨其心手所出無他亦用其法之所由爾由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不用法而神者也又論宋元二代之詩人謂宋之文高於元元之詩高於宋不知宋之詩亦高於元也論詞語工麗音節瀏亮宋或不及於元至於說古道今事理輕重明白豈元諸公所能及哉其言具有深旨宜當時有小杜之稱惜其集不傳惟赤城志所載寥寥數篇而已

都水郎張甘白集名頗多燬於火雕本罕傳協律郎冷碧漪世傳仙去著作亦僅存宋中書仲珩五言離奇妥帖惜不永年兼爲書法所蔽莫助教是菴以治水江南流寓惠

山少有知己更可異者錢塘李宗表草閣集長歌一氣孤行獨開生面正如淮陰之兵多多益善囊沙拔幟辟易萬人當時四傑十友二肅二玄各有標榜如此逸氣高華而諸家月旦反不及焉信天知己之難也至如華亭管長史訥春容疏越豈出景文之下偏入選寥寥臥子舒章生長五茸知有袁而不知有管置蚓竅秋香不錄徑寸之珠豈可遺哉

倪元鎮詩畫最自矜重不輕許人獨於黃鶴山樵則云筆精墨妙王右軍沉懷臥游宗少女叔明絕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高青邱亦云叔明趙文敏外孫而其畫法自立門戶別具一種姿態與文敏無一筆相似蓋文敏書畫



詩皆尙工緻而叔明意在活脫所寫溪山林木或有柯無  
葉畫家謂之不了樹惟詩亦然往往不費推敲而有自然  
之致也

慈谿烏斯道繼善與其兄本良性善並著才名鄉人目性  
善爲春風先生繼善秋草先生楊布政子器評其詩云疎  
秀如雨後春山綺麗若雲中翠巘矜許至矣

凌栢軒雲翰詩學於陳衆仲華而不靡馳驟而不離乎軌  
嘗云艱深文淺近臭腐化神奇每到真成趣出來不費辭  
其自得之深矣泰和陳海桑大德遺民雖應弓招未縻好  
爵嘗云論詩者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短章貴清質綿  
邈思涵深遠造其極者陶韋是也大篇貴汪洋開闔變化

不激不蔓超乎人者李杜是也韓退之蘇子瞻二公渾雄  
傑特非綺章繪句之比此詩之至也知言哉以上皆洪武  
時或出或處有以鼓吹盛世之休明者也洎乎建文遜國  
靖難羣公並以忠節顯而於韵語似非所重然由方黃練  
卓以及王元采叔英周是修德程道原立本茅希董大方  
高士敏志遜胡松閨風雅宜人有可述其詩而參証其行  
誼者卽如方正學先生文昌明博大開闔自如雖有小韮  
之稱實與大蘇相埒說者謂先生詩非所長然五言熟精  
選體當在潛溪華川之右黃太常子澄受易於歐陽貞受  
書於周與學受春秋於梁寅初謁寅時咏枯梅詩立就云  
百千年樹未全枯三五個花何太疎聞道石門春意動不



知曾有暗香無石門寅所居也單詞片語流落人間氣燄  
光華固不在多也革除詩文之禁甚於元豐然遜志之集  
全川玉屑之編久而日星不滅七言如丹梯下壓龍蛇窟  
鐵鎖高懸虎豹關司馬豈無乘駟日終軍又是入關時殘  
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天垂巨野河流急秋盡  
江南木葉疎莫怪風流謝安石未應憔悴沈休文皆冷然  
可誦王靜學絕命詞一篇與方正學白首同歸不渝霜雪  
周紀善詩最傳者長安古意然於芻蕘集中擇之不若牧  
童謠尤存張王遺韻也建文諸臣文莫過方希直詩莫過  
程原道希直之文取法昌黎下亦不失爲蘇子瞻原道之  
詩刻意杜陵下亦不失爲陳簡齋也萬山入漢秦關險孤

棧連雲蜀道難縱使火龍蟠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花間  
鶯避春行杖林杪僧歸晚寺鐘萬里不來青鳥使千年空  
老碧梧枝茅希董集中佳句也胡大理少與吳存輩講業  
長沙王吳芮祠中畫一松於壁題曰蒼虬出壑系之以詩  
太祖平陳友諒下饒州過而見之喜甚問得其名及舉秀  
才入見帝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遂令通籍云高齋菴  
之死於難也傳聞異詞及讀其弟子蔣侍書兢祭文乃知  
金川門師入太常遠遜以俟來時卒於旅詩有云生死尙  
無懼寵辱何足驚蓋矢之有素矣

宣海許士修繼有樂觀生集賦詩九章其言曰天地間物  
物可樂也况垂象成形之大者乎塵土憂勞亦人自爲之



耳靜以觀之取其寓於目而樂於心者爲觀生樂九咏九者何青天也白雲也初日也丹霞也滄海也遠山也澄淵也古書也

唐愚士之淳萍居豪流傳特寡僅得趙撝謙氏墨本尾石鼓四十韵袁海叟賦白楊花有讒之曰欲種楊樹於深宮將蒔花萼於何地海叟聞之佯狂騎烏犍杖木笛行九峯三泖間徵校郡學不起對使者歌月而高一曲是又河西傭補鍋匠之亞矣

李舍人待問題聯於白雲樓柱曰春風燕子依然入大海鰻魚不可尋相傳孝陵有言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爲海叟而發也

解學士縉詩則興會所到肆意成章水搏蛟蚪陸剽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有餘高皇智屈羣策親如善長貴如廣洋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莫不震懾學士一少年萬言批鱗靡所忌諱而聖度優容祇令進學才難之嘆猶可想見也嘗謂宜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其立意固如是

明三楊惟東里優游按衍諸體皆蘊藉可觀其自序云古人之善詩者一出於正用之鄉閭邦國有裨世道夫詩之所發也三代公卿大夫下至閨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志而其言可傳余早未聞道旣溺於俗又往往不得已而應人之求卽其志之所存者無幾矣亦可謂能自訟者長陵靖



難而後瑞應獨多黃河清甘露降嘉禾生醴泉出卿雲見  
野蠶成繭麒麟騶虞青鸞青獅白雉白燕玄兔玄犀史不  
一書甚矣天之難諶也當時詞臣爭獻賦頌夏忠靖原吉  
長律會萃而詳書之具見宏麗讀之如覩西京王會特魚  
虞模並用殆猶遵洪武正韻乎

黃文簡淮留輔皇太孫漢庶人以蜚語繫詔獄遂以省諱  
名集有寶劍薶風塵爛斑土花碧十年頓足園扉間時向  
墻頭看柳色之句因是受宣廟知獨深當其入翰林賜宴  
西苑及贈行宸翰親頒末云採芝劔峇可長年應在天南  
憶天北君臣相悅千載一時也

祥符趙尙書獮識于忠肅於弱齡可稱具知人之鑒忠肅

序其僖父集云尙書雍容廊廟之暇發乎詞章長篇短什  
操楮立就有沉雄而典重者有舒徐而優柔者有平行而  
冲淡者有光彩煥發而豪宕放逸者有清新流麗而慷慨  
悽惋者變態不一豈區區拘泥聲律摹仿前人於萬一者  
可比也哉其稱許未免過情而知己之感深矣

胡賓客若思儼以詞臣入贊機務踰年卽出才品學術在  
三楊之右倘使之久而發乎事業必更有可觀其文學於  
鄉先生劉伯幾劉伯幾學於虞集伯生故文有源本詩亦  
不失西江派無錫王孟端絃山水竹石瀟灑出羣筆蹤可  
繼倪元鎮人品亦未多遜詩意清踈一如其畫曾子啓粲  
云下筆不休無尙推敲五言如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



雨從江北少山到宿州多寒潮瓜步月殘雨秣陵舟之言  
如雲中鸞鳳扶雕輦水底魚龍識翠華草綠野塘多是水  
雨晴沙路不成泥均不失唐人風格又如西王泉坡集中  
別路斜陽京口驛他鄉明月洞庭船挽得珣弓射飛虎賜  
將宮錦繡盤螭舊地空餘秦館月古壇猶是漢宮秋何其  
密切矜嚴句無浮響

王文端直抑齋集未遠出西楊之下而詩家多不及品騰  
蓋其人長者初時出翰林不得爰立西楊之力也而爲東  
里作傳止揚其善已君子哉若人其論詩有云詩者志之  
所發方其動於中而形於言雖各有自然之機然非取法  
於前人而欲從容中度不失其正亦難矣

廬陵周文襄忱永樂甲申進士是科命解大紳選得二十  
八人以應列宿爲庶吉士文襄自陳年少乞讀中秘書時  
人謂之揆宿後鎮撫江南二十二年以經濟名世然其藏  
書甚富嗜學不倦咏諷所及亦未遠遜二十八人也  
列朝詩集載李昌期禎富於才情多所結撰效瞿宗吉剪  
燈錄作餘話一編借以寫其胸臆其沒也議祭於社而鄉  
人以此短之乃罷白壁微瑕惟在閒情一賦其然豈其然  
乎裕陵復辟吳人盛誇徐元玉社稷之功然奪門二字豈  
可示天下後世李文達之言是也泰和陳少保循訟冤疏  
具陳元玉之讒斯亦纂國史者所當知詩絕意規摩饒越  
石清剛之氣



河津大儒薛文清讀書錄專以宋儒爲師宜於詩亦宗擊壤矣然其五言醇雅有陶韋之風不墮宋人理趨如于少保乃社稷之臣其詩特多秀句風來疎牖銀燈暗月轉高樓玉漏遲紫塞北連沙漠去黃河西繞郡城流野花偏向愁中發春草多從夢裏生千里逢人俱是客十年持節未還家皆意態自然不煩雕琢其持論曰詩豈易言哉發於心形於歌咏盡乎人情物態非深於理而適於趣未易言工也知其造詣深矣彎弓不射南飛雁恐有征人附信還衡陽自古無來雁况去衡陽路八千錢塘施孟莊之詩也非用意清越理趣兼美者歟

成化間陳白沙獻章與莊定山齊稱號陳莊體然白沙雖

宗擊壤源出柴桑有言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旨無風旨則無詩矣故所作猶未墮惡道非定山比也

郭定襄元登力捍牧圉功存社稷聯珠一集繼父兄掉鞅詞壇西涯以爲明初武臣之冠卽其山王廟詩暨咏楸樹諸篇力已排冑至咏梟之作直追張王韓杜之長豈惟武臣一時臺閣各公孰出其右也

景泰時王宥伯功紀旂裳盟深帶礪立名已足不朽而於詩沾沾自喜長篇奔放如快馬不受羈縲未免有銜蹶之虞雖意在取法盛唐往往流入擊壤一派

張黃門靜之賦才敏捷不費沉思兩使朝鮮水館星郵留題殆盡陪臣朴元亨爲館伴詩章酬和殊不相下及偕登



太平館樓黃門成七言長律六十韵元亨誦至溪流殘白  
春前雪楊柳新黃夜半風乃閣筆曰不能屬和矣  
世稱景泰十才子者吳下劉溥中都湯胤勣崑山沈愚海  
寧蘇平蘇正西蜀晏鐸四明王淮戚里王貞慶或云洞庭  
徐震叔重也

天順中李文正東陽弘獎羣英力追正始由其天材穎異  
長短豐約高下疾徐滔滔濟濟惟意所如其自序云耳目  
所接興會所寄左觸右游發乎言而成聲雖欲止之有不  
可得而止者昔賢以大謝繁蕪爲累大陸才多爲患此翁  
亦然若其擬樂府因人命題緣事立義別裁機杼方之楊  
廉夫李季和輩遠勝之至或剛而近虐簡而似傲文之佳

惡文正蓋自得之矣

姚穀菴公綬居大雲寺之東亦號雲東逸史天田老翁上  
清仙吏懶仙仙癡紫霞碧月翁家有振衣亭出乘滄江虹  
月之舟粉窗翠幕吹竹彈絲望者爲水仙書畫詩皆臻逸  
品

長洲朱性父存理葑門老儒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有野  
航集聞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爲志手自繕錄前輩  
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者若鐵網珊瑚經子鈎元吳郡獻  
徵錄名物寓言鶴吟隨筆數百卷貧無以自資旋自散去  
每撫之嘆息又有朱凱堯民與性父齊名鄉里稱兩朱先  
生有勾曲紀遊一卷亦不傳自兩人卒吳中故實無所從



考矣性父晚年募刻已詩疏云嘔心少日已無錦囊之才  
流淚終年空有碧雲之嘆髮白因其搜索雌黃費我推敲  
抹去若干存來十一望收拾在後子孫流傳先自朋友其  
情甚為可憫

虞山李文安傑以忤劉瑾致政歸築逸我堂壘石爲山暇  
遊崑尚兩湖賦詩云虞山山下是吾廬三載棲遲得自如  
却怪四方多事日江南閒却老尚書蓋其時山東江西四  
川湖廣盜賊並起故爲是言也又嘗云余於詩文初無師  
授亦未嘗規仿古人以求名也但竊祿詞垣公私所需不  
容已耳故意之所到信筆書之未嘗刻苦思索必求其工  
也非所謂得失寸心知歟

吳匏菴原博寬與沈啓南史明古矜契最深車馬簷笠往  
來不倦詩亦相敵在都門闕東門園築玉延亭留客園中  
草木莫不有詩每有流傳悉公手錄以私印記之前輩風  
流不可及也

楊文襄一清古詩原本韓蘇近體一以陳簡齋陸放翁爲  
師李獻吉送徐昌穀詩曰吾師崛起楊與李力挽元化回  
千鈞初意楊非李敵不過爲師同耳及觀石淙集實有高  
出李者乃知文士以千秋自命類不輕許人也  
張古城吉窮理講學其詩罕傳序晦菴感遇詩謂兼蘇李  
之體製陶孟之風調韋柳之音節非漢晉以下詞人所及  
生乎後者不根乎此而有能詩稱我不敢知也



顛主事楊循吉君謙官儀曹稱病不出長官厭之人或勸  
之歸遂疏請致仕沈啓南送歸詩曰都門祖帳百花飛多  
見龍鍾賦式微較取柳條千萬折不曾送一少年歸是時  
君謙年僅三十有一也其言曰論詩不當以格律體裁爲  
論惟求直吐胸懷實取景象婦人小子皆曉所謂然後定  
爲好詩其他餽餉攢簇拘拘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線  
索以舉動吾無取焉

鄒立齋智以吉士建言請出萬安劉吉尹直三小人而進  
用王恕王竑彭韶三君子秦陵初政不報旣而被誣以妖  
言惑衆律坐當死賴王端毅何文肅徐文靖諸公力持之  
得生遠謫化州未幾夭折惜夫其獄中詩人到白頭終是

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  
誦者傷之至辭朝云望見衣冠只此時放臣逐客尤爲悽  
惋

嘗讀吳沈石田先生集不專仿一家中晚唐南北宋靡所  
不學每於平行處露新警語人旣貞不絕俗詩亦變而成  
方七律差少全璧然句如明河有影微雲外清露無聲萬  
木中落木門墻秋水宅亂山城郭夕陽船酒醉又移花下  
席書多別起竹間樓青山一材付歸客玉洞千花留故人  
片帆南浦草仍雨斗酒長亭花又風明月未來風滿樹夕  
陽猶在鳥無聲所謂詩中有畫者非耶昔郭熙撥林泉高  
致具撫唐人之句取可入畫者授之人若翁之詩卽此亦



明人詩話卷一  
圖之不盡也才名與之伯仲者莫如吳江史西村刻意學古似當勝之其述曾祖仲彬行狀止云推擇爲稅長先民質實不誣其祖若是其後致身錄出始云授翰林侍書矣浸假而直文淵閣矣浸假而擢翰林侍讀矣浸假而稱建文帝有御文易名曰忠獻矣錢潘兩氏先後辨其妄近有司祠於睿宗此當考正者也

成弘間布衣家居得言天下事如沈啓南讀楊宮詹守陞與屠尙書浦論事劄子作爲長篇而曰江湖眇吾憂其言不可終屠答云願言保遐壽待吾談始終未嘗以處士橫議藏怒畜怨焉長洲布衣趙與哲同三上王三原書極言吳中財賦之重三原極賞其文欲薦之朝事雖未果而兩

公之虛懷可敬也與哲宋宗室世家江浦仙華山下以是名集不忘本也

弘治間唐六如居士畫祝枝指生書允稱絕品詩少遜然如莫食汨羅魚腸中有靈均人家低似岸湖水遠於天置之嘆嘆集中正自難辨六如則淪落時時賣畫活計有云青衫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誦之淒然亦足悲矣而詩則放筆直書多不經意以此作達幾於遊戲  
南坦老人劉尙書麟也由二千石登三九之列數棄官以去好爲山水之遊流寓長興與孫山人一元龍僉事霓及若中名士吳琬施侃結詩酒會社號溪五隱年八十餘被



榻坐小舟赴峴山會人不知爲鉅公也太初贈詩曰閉門  
句好香殘後擣藥聲高月止初其風流可想見也

陳祭酒霽古之遺直爲史官時面責劉瑾謂古者刑不上  
大夫大廷非行杖之地且言劉謝皆顧命之臣無故一旦  
去之恐非所以保富貴之道瑾對曰廷杖正統間有之公  
曰此姦邪王振之所爲爾瑾爭曰王振死土木之難忠臣  
非姦邪公作色曰此賊幾覆社稷何忠之有理曰編修借  
王振罵我耶銜之欲置公死地以丁母憂免其後又劾江  
彬幾爲所陷歸田淡退尤爲世所難得詩草被火燬無僅  
存殊可惜也

王新建陽明先王勲業氣節文章皆可甲世特多講學一

事讒言惟興其過濂溪祠云瞻衣多少高山意曾向圖書  
識面真題武夷壁云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  
示程畢二子云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則先  
生何嘗立意樹幟張孤與洛閩諸儒異乎乃訾訾之口以  
先生學術未純并先生之大節疑焉皦皦素絲欲染爲緇  
彼譖人者亦太甚矣

景陵魯文恪鐸以清德稱恆曰人嘗蔽得菜根則百事可  
作君子以爲名言歸田日築已有園於宅東賦之曰安予  
分之所遇兮求予心之所好苟沒世其有稱兮奚外身而  
有校達生之言猶恐修名之不立庶異莊老之旨又懷慶  
何栢齋塘講學兼明禮儀樂律其擬許魯齋祠堂碑稱魯



齋以躬行爲急而不徒事乎語言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爲先而不極乎性命之奧且言近世之士有志乎聖賢之道必留心性命至於修齊治平之方義利取舍之分忽而不省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而四教之始必以文行忠信則其先者可知矣持論篤實詩特餘事然如九日和韻從肺腑中流出此等作無論字句之工不工也所謂文以載道詩以言志不詭於道勿納於邪可也

談理學者必借詩爲証道之言若禪家之拈誦說偈者然吾不得其解也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則非獨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也凡鄭衛之詩皆合乎音韻者也屈子之離騷至欲詒高

辛之鳳凰留有虞之二姚捐玦於湘君湘夫人之下女其爲無禮甚矣然志在乎正覽者謂其爭光日月杜子之詩篇至比母后於褒姒而顯斥明眸皓齒目椒房之戚爲麗人而形容及意態肌膚其亦不遜甚矣然志出乎正論者謂其一飯不忘君是說詩者惟觀其志之所存而已不必盡出乎道德之言也元豐而後理學風雅截然爲二大約多祖擊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如傍花隨柳何害於理程伯淳恐人之議之也緊接曰時人不識予心樂醉咏如花何害於情黃才伯恐人之議之也亟注曰欲盡理還之喻古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今之所謂發乎情必戾乎理學者也湛甘泉若水論詩推崇定山白沙以定山爲千金



精鍊謂詩法如是學者亦出於是吾誠不得其解也

弘治乙丑進士殿試泰陵焚香祝天願得良輔不意乃有分宜吁可怪也請假歸里讀書鈐山堂萬里走使索用修點定其詩可稱好事者矣爰立後貪縱驕黷忿懷憎淫失其本心終以致敗暮年生日詩猶云晚節冰霜恆自省昧心之言將誰欺乎湛元明一序讀之猶令人張目不料講學者乃若是王元美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始平情之論乎

前七子者慶陽空同子李夢陽獻吉信陽大復山人何景明仲默吳縣迪功徐禎卿昌穀歷城華泉邊真廷實武功對山康海德涵鄆縣漢陂王九思敬夫儀團營王廷相子

衡際成弼之世詩道旁落而多揣摩臺閣諸公白草黃茅紛蕪靡蔓其可披沙而揀金者李文正楊文襄也理學諸公打油擊壤筋斗樣子其可識曲而聽真者陳白沙也北里一呼豪傑四起信陽角之迪功犄之律以高廷禮詩品浚川華泉東橋等爲之羽翼夢澤西原等爲之接武正變則有少谷太初旁流則有子畏葭蔚雲蒸忽焉丕變嗚呼盛哉其五言古源本陳王謝初不以杜爲師所云杜體者乃其仿摹之作中多生吞語偶附集中非得意之詩也至效盧駱張王之體特遊戲耳惟七古及近體專仿少陵七絕則學供奉蓋多師以爲師者其謂唐以書不必讀唐以後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語如江湖陸務觀司馬今年相宋



朝秦相何緣怨岳飛等句非唐以後事乎維時爲壇長李以秀朗推何何以偉異目李其後互相牴牾何謂李搖鞞振鐸李謂何搏沙弄泥譬諸鍼砭不中膺穴徒嘵嘵耳兩君皆負才傲物何稍寬和以是人皆附之薛君采詩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自此詩出而抑李申何者日漸多矣昌穀則少學六朝及見北地忽焉一變精銳無多能偏師取勝遂成鼎足其詩不專學太白而髣髴近之七言勝於五言絕句尤勝諸體興慶池送君南下等作雖龍標太白復生何多讓焉夫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大復是也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空同是也人所應有不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迪功是也三雄真

鼎足哉

樊少南與康德涵論詩而言曰初唐詩如春園草木雜生未放之花含蓄渾原生意勃勃盛唐則陶洗組治條理可觀生意薄矣近日名家冠絕海內自許古人之上或失之穉者稜角稍厲而乏溫柔敦厚之旨或失之易者流麗光澤而少含蓄渾融之趣所以然者孜孜於杜未嘗引而上之也陳約之爲高于業作序而曰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辭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風神初振而縟靡未除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穉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辭則其聲闐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耶繹兩公之言與北地信陽似均未愜意焉然何李



明人詩話卷一  
至嘉靖初聲燄稍歇作者已有違言惟昌穀莫有訾之者  
麟洲稱李何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其知言之選乎華泉  
諸體不及三家獨五言絕句擅場對山漢陂並工樂府而  
詩鮮合體子衡數歷之暇銳意詩文非特扶大雅之輪抑  
且挾羣經之奧而又見善如不及體格雖猶短句頗有摩  
詰風致亦不失裴十秀才崔五員外也顧華玉璘與劉元  
瑞徐昌穀號江東三才又與陳魯南王欽佩稱三俊當李  
何詩名未盛時藉其宏獎而王穉欽顏喬惟輩皆其所賞  
識闕息園於居室之後鑿池壘石築載酒亭於西隅延接  
名士討論古文辭張謙輒以箏琶佐觴有小樂王楊彬善  
曲每詫於客曰此蔣南冷詩所云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是

也既負海內重望遇時貴人或傲然不爲意而山林寂寞  
之士虛已下之巖惟中招飲旣坐嫌其酒冷惟中令易熱  
酒華玉又嫌太熱指顧揮霍目無主人嘗至浙東訪孫太  
初幅巾道衣放舟西湖上一夕見有舟泊斷橋下一僧一  
鶴一童子煮茗華玉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定交  
焉又撰國寶新編錄獻吉以下十五人各系以贊其交也  
廣擇之也峻矣

鄭繼之善夫不襲李何餘論別開生面好盤硬語往往氣  
過其辭雖源杜陵實有類山谷蓋有獨立不遷之槩焉當  
時孫鄭並稱孫非鄭敵朱鄭並敵朱亦非鄭匹也  
漁石唐虞佐龍宦轍所至必有留題其詩長於五律句如



明言品卷一  
鶯花邊地少風雨暮春多雲氣雨中白山光鳥外青屋臨  
河影動風入曲聲高野水流漁市山雲進郭門細雨孤帆  
落疎燈兩岸明巖林遺魯殿畎畝變秦川野鹿避人走山  
禽向我啼客身病亦起短髮落還梳均有風致

定齋王應鵬之詩渾涵高脫卽置之開元之際可謂大家  
其視學識內告誡諸生以爲學先立志不得輕議正人長  
者自絕於名教文章無徒彷彿字句其中索然致貽學術  
之患何其深中後之學者之病痛切而言之也

蘭溪陸太常震力批龍鱗九死不悔裹尸之後晝晦如夜  
海子水溢玉河七鐵柱齊折天變豈不足畏耶詩存無多  
朝房待罪四十字一字一碧血也

新都楊升菴慎正德辛未殿試第一以議大禮杖謫永昌  
其所造詣正如虞伯生告袁伯長所云文章之妙惟浙中  
庖人知之若川人之庖麤塊而大嚮濃醢而厚醬非不果  
然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產  
皆擇其柔甘調其滑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泔然  
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  
文之妙亦猶是讀升菴之集無異川人之庖矣當去其濃  
厚調擇澄潔竊比於浙中之庖之義可也

蓉川齊瑞卿之鸞在給室最爲敢言侃侃不阿止康陵罷  
設花酒店不當論威武大將軍功宜庶人造龍艘戲劇邀  
帝南幸圖謀不軌行有日矣借邢給事寰許給事復禮留



駕反康陵親征又作回鸞賦以諷且力白王新建之誣洵骨鯁之臣也至入夏諸詩山川陵隘如聚米與尹僉事耕並工惜乎志邊關者均未之採錄也  
西原薛君采蕙南巡諍吏大禮正人條達詞章淵源禮樂古自河梁以暨六朝近體自神龍以迄隋季莫不字追句琢斂北地之菁英具信陽之雅潔兼迪功之精詣卓然名家嘗與用修論詩云近日作者摹擬蹈襲致有折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謔求近性情無若古調直以沿流討源自許也  
惠安張維喬岳初釋褐與林元陳琛談理學詩目為三狂始以言禮忤永嘉繼忤貴溪分宜幸以功名終文治武功

所處登績詩其餘技然如宛宛西飛日餘光照我衣江空流月華白日光凌亂理深物有悟興極感相因微風萬里陰落日半江烟非熟精文選理者不能作也

許東侯宗魯才氣雄放家本秦人承康王之流風罷官家居召故人置酒賦詩時時作金元詞曲關中何棟西蜀楊石浸淫成風熙朝樂事至今士大夫猶艷稱之若夢溪王廷棟逸藻波騰雕文霞蔚音高秋竹色艷春蘭樂府古辭既占精詣五言近體亦是長城固已邈後凌前足稱才子雲村許相卿澹於宦情居山四十年風花雪瀑游屨遍於巖椒而不一入城其卒也聞人嘉言贈以詩云平生城市無雙屐何物榮衰到兩眉蓋寔錄也詩取適意集出其手



刪謂棄其脫遺不可讀者存其餘可讀者又自題絕句曰  
雲村病老語多噉造次詩成雜宋腔還溯開元論風格拾  
遺壇上樹旌幢由今誦之諸體清潤不全雜以宋腔也  
自號九龍真逸者雲南楊給事士雲也坐卧小樓訂尙書  
蔡傳之得失撰黑水集注自春秋以來迄於元季歷代人  
物各咏以詩又取天文歷象律呂及皇極經世之書並地  
志皆分題成咏可謂好學也已其詩原出白沙定山近取  
裁於楊用修同時吳懋以給事及王廷表胡庭祿張含李  
元楊唐錡爲楊門六學士皆滇產也  
嶺表自南園五先生後風雅中墜香山黃才伯佐力爲起  
衰如黎維敬梁公寔輩皆其弟子至科名之盛莫若南海

倫氏自諭德文叙會試殿試俱第一其子祭酒以訓會試  
第一殿試第二迺參以諒鄉試第一與郎以誥皆二甲進  
士出身諸公文咏皆各有集傳者特少昔王筠論家門謂  
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內人人有集如  
吾門者以是知古人所重者著述科名不足較也

鄭文度敝歌鹿鳴後喪母遂不上公車以通經博古爲務  
嘗與客論文其畧曰文章粹於經聖賢以其精蘊而形諸  
辭讀之尤足以興感者性情也辭可以已聖賢必已於作  
作焉者不得已也今之作文者無古人之性情與其所遇  
之時事辭與意背以諛爲容以聚爲約浮濫而無法則可  
以無作或言西京之文近乎古不知壞古人之文者楊子



諸人有責焉

文徵仲貞憲先生人品第一書畫次之嘗語何孔日元朗云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故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音也然則詩文之得失先生自知豈若左虛子輩妄自夸詡者哉

白門詩家有金琮元玉金丹赤侯金大車子有金大輿子坤金銀竹溪均有集諸金之中當以在衡鑿爲巨擘其五言近體風清朗潤譬諸斛角靈犀近之游塵盡辟矣至若明月照人千里共涼風吹面五更多尤爲警策

少谷居鰲峯北從之遊者九人所云一時名士俱傾蓋滿地萍踪笑舉杯是也鄉黨目爲十秀才子九人者高二十

二宗呂居首傳二木虛次之餘有林九王七施二其名不得而詳也

徐少師文貞嘉負物望膺主眷當分宜驕汰之日以精敏自持陽柔附分宜而陰傾之分宜敗盡反其批政卒爲名相嘉靖中閣臣如華亭新鄭皆以文翰起家而志在經世不求工於聲律若張桂議禮諸公本非詞臣又勿論也讀少湖集有醇無疵非諸公所易幾陸石谿選之銓論詩專以性情爲主嘗曰宋人不能爲唐唐人不能爲漢魏時爲之也其偶似者宋之似唐唐之似漢魏也故體不沿時習七言若山田雨足秋仍熟石室風高夏亦寒絕壁有松人不到深林無主鳥相忘沙頭水急



潮初落山腹烟多雨未收一別動經千里濶百年消得幾  
時忙皆非陳言也至獄中次季舉之韵曰聖怒不妨爲孝  
子狂言敢托作忠臣庶幾忠厚之遺矣

蘇高門叔嗣自序讀書園稿謂本非所長而強力慕之度  
必取訕於衆其立意固殊讀其詩如食哀梨止渴雖爽而  
不伐性如以水晶鹽進酒雖薄亦能醉人李中麓六十子  
詩於子業有云蘇門能入室何李未升堂傾倒如此  
袁永之袞報顧東橋書云立言之道其難有六學難乎該  
淵事難乎覈綜辭難乎雅健氣難乎沖和識難乎融貫志  
難乎沉淡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庶矣古之立言者率多  
中歲蓋少年輕俊聞見未廣計慮未周詞鋒則銳而議論

剽捷終乖軌轍今讀胥臺集中年之詩宜其聲清會詩亦  
藻拔劉淵材憾曾子固不能詩嘗見宋人輯唐宋八家詩  
韵則子固與焉不得謂非詩家矣評明人詩者不及王道  
思慎不知遵巖家居集中五言古文理精密足以嗣響顏  
謝而論者輒以文勝於詩非知音識曲者也

唐荆川先生開濟之才閱攬百家靡不融會毅然以天下  
之重自任倭人搆患志在捍牧圉以保鄉曲是時督師之  
權惟甬江梅林是寄公舍當局誰可與談方畧者顧不知  
者以公爲甬江所薦介溪所知因此薄之豈非昧於知人  
并不識務者哉文襄之謚允符公論也已公初與遵巖兩  
不相下既乃舍所學從之竊怪集中五古特少殆退舍以



避遵巖也律詩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陸子羽劾張桂作奏時鬼嘯於庭中顧存仁伯剛起草則鬼近於榻其聲迫矣而兩公直言不諱雖受廷笞未嘗殞命使有畏縮何以成名乎所言五事其一論及黃冠故答鴻山漸山詩有湖海空傳佛骨書之句是時金籙青詞猶未及盛而徙薪曲突君子重其知先幾焉

桑子木喬按大同還一日劾四尚書嚴嵩與焉可謂敢言者矣歐貞伯撰廣林十先生傳儲懽靜夫王軌載卿景暘伯時趙鶴叔鳴朱應登升之蔣山卿子雲曾銑子重朱曰藩子价宗臣子相其一則子木也劉子素繪在給省偕同官壽貴溪貴溪執玉碗行酒子素揮之次日疏其十大罪

不報明年六月朔日食晝晦永陵大恐問天官主何占子素請去言以塞天怒言遂去位及言復相峻南省論罷其指謂飲酒酣歌自稱豪俠當場踟躕旁若無人廣聚生徒而邀譽多張讌會以恣淫既歸田講范白之術取負郭水田疏爲大壑種魚萬頭牧馬山莊得良駒六十又責童僕來往徐揚貨市及鹽課入息以給賓客其答楊用修書云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寄而意不縱則忘之不遠而後我無所貪無所貪而後能釋蓋亦自道也又與熊叔仁論文云仙釋二氏非聖賢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却借彼之言以資吾文所爲文者將何爲乎爲文而雜以二氏語此唐宋間雜學之弊也昌黎不道二氏語與二氏言必以六經之



言告之子厚謂某秀才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論亦凜凜至與二氏言便甚稱其教而雜之戒律毗尼之說卻不自覺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至爲偈語準楞嚴法華大不相宜也其持論甚正詩非所長比於王伯華稍事剪裁周順之怡所上封事因翟巖二輔市恩修怨而發疏中有云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蠲租之命而百姓未能足也時下選將練士之令而邊境未能寧也深觸永陸之怒廷杖之下錦衣衛獄其訥齋集大半獄中與楊爵劉魁輩倡和作也

王元美評張茂參才之詩比之荒倉渡江才之有言曰自

六藝輟講而詩教寢衰五傳異觀而文體漸裂今昔殆不相及矣務艱者氣鬱而不信樂易者神逸而弗耀侈博者意類而靡潔至或思不通圓而極貌仿識未周洽而心剽剝支戾勿經踏駁可厭篇帖雖富豈可稱哉其意亦似不滿瑯琊歷下二子惜其詩罕傳里有姚吏瀚問錢宗伯茂參何名宗伯不能答則其論詩之旨聞之者益鮮矣

江陵張文忠以奪情爲清議所不容然能自任天下之重定陵冲年請閱京營之士及戚武毅鎮薊大臣行邊簡閱士馬隨上功狀疏恩晉秩烽火不徹於甘泉者十五年可謂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明史記乃與分宜合傳毋乃過與于文定書云江陵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可甘



爲汙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隱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不敢也帥師巨卿則有賂小吏不敢也當其秉政舉朝爭誦其功及其既敗舉朝爭索其罪皆非情寔矣此足以當爰書間有題詩於其故宅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二語可爲詩史矣

夢山楊伯謙巍與中麓滄溟同郡而其詩遠法右丞左司近取蘇門不蹈章邱狷鄙之派不墮歷下叫囂之習信豪傑之士也誦夢山集如水仙十萼紅梅一萼嫣然薄冰殘雪之外有不令人愛惜者耶

留餘堂集潘少保印川季馴詩也自嘉靖乙丑受命治河

至萬曆庚辰功成著有宸斷大功錄先後四總河務晚輯江防一覽其大指謂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會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立意在築堤束水借水刷沙以奏功百年以來俱守其規畫可謂能捍大患者獨怪天啟初補謚列朝名臣公不與焉論其詩爲之歎息

徐師曾伯魯說經鏗鏗又輯文體明辨以導後學一官清要五疏乞歸其述志賦云相先民之不朽兮托三事而流傳吾何有一於茲兮死速朽而猶愆惜青春之不我與兮忽已至乎暮年胡不及時以精進兮擇可修而勉旃昔賢有言耄未至惜衰不及項尙可歷志於所期又云進不及



達退無所矯伯魯之謂夫

申文定有賜閒堂集其具藻鑒之神識朱太傅兆隆於邸塾何異趙尚書玃識于廷益於早歲顧尚書璘識叔大於童時集中長律鋪揚典麗足令操觚者縮手如老去空悲千里驥秋來真憶四腮魚風度可想

王弼州早歲評歸震川先生文曰如秋水在地有時汪洋不測一瀉而已晚年乃作贊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自傷蓋悔之深矣震川詩非兼擅猶勝七子成派

長洲四皇甫者子浚冲子安淳子循仿子約濂也子循評兄子浚詩云兼綜諸體之妙而不能稱之於一長盡臻名家之奧而不能擬之以一字此二陸詞藻獨秀平原三謝聲華莫先康樂也又評子安詩云錯綜魏晉而託宿於唐英特工於五言而七言近體薄不經想其爲篇也幽圓以通志春容以御氣婉麗以陳詞和易以達理憤懣以抒情綿暢以該事雋永以歸趣其始構也隻字不愜於心片言無艷於目踴壁窮思擁衾臥索曾不少休是以吟苦則彌日不就神來則下筆立成若子循五言整於小謝五律雋於中唐兄弟攸均集六十卷自言始爲關洛之音變而爲楚再變而爲江左三變而爲燕趙四變而爲蜀旣返初服取篋中稿檢閱凡興寄未深格調不古語非絕俗句非神采者刪之且曰有志慕古而力不逮心恥時尚而薄不爲



又云關中之詩稱燕趙之詩厲齊魯之詩矯楚之詩蕩蜀  
之詩濫晉之詩鄙江西之詩質浙中之詩靡有高視一切  
之概焉至子約雖與兩兄同登進士宦跡不達詩稍不逮  
也

明人詩品卷一終

明人詩品卷一

吳興杜蔭棠輯錄

常熟顧湘校刊

張幼于獻翼早擅才名見賞於文徵仲讀書於上方山中  
撰周易約說雜說臆說及讀易紀聞讀易韵考不失爲儒  
生後乃狂易自肆與所善張孝資檢點故籍刺取古人越  
禮任誕之事排目分類仿而行之兩人爲儔侶或歌或哭  
或紫衣挾伎或白足行乞放蕩亦甚矣晚携伎居荒圃中  
爲盜所殺詩乘會捷書無暇持擇

嘉靖中後七子則歷城李滄溟攀龍太倉王弇州世貞臨  
清謝四溟榛順德梁蘭汀有譽揚州宗方城臣長興徐子



與興國吳明卿國倫也于鱗樂府止窺字句而遺其神明是何異安漢公之金滕大誥文中子之續經乎惟相和短章稍有足錄者然警策處亦寡五律七古絕句要非所長惟七律人所共推其心摹手追者王維李頎而已合而觀之句重字複氣斷續而孤離亦非絕品元美比之峩眉天半雪至謂文許無秦上詩卑正始還譽過其寔于鱗乃居之而不疑據白雪樓高自位置此時章邱李伯華架插萬卷書海豐楊伯謙吟精五言詩宜降心相從乃敢大言云微我竟長夜豈非妄人又自詡與元美狎主齊盟目四溟以橐鞬鞭弭左右四溟豈心服乎錢受之亦云于鱗擬古句撫字拈輿會索然神明不屬自謂胡寬之營新豐而

不知爲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也七言近體三百年推爲冠冕然舉字則二十餘字盡之矣百年萬里已憎疊出周禮漢官何煩雜誦專城出守動日東方千騎方舟並載輒謂二子乘舟遼海中丞龔驃騎之號廬江別駕蒙小吏之呼投杼曾母訝許自天傅粉何郎冠以帝謂經義失當何來天地吾輩中原矢口囂騰殊乏風人之致易詞夸詡初無贈處之言於是狂易成風叫呶日盛微我長夜于鱗既跋扈於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於後斯又風雅之下流聲偶之極弊也斯文未喪來者難誣當蔡邱震驚之日仲蔚已有違言迨稷下消歇之時元美亦持異論而王元馭弇山續集詆訶厯下謂不及三十年水落日出索然不見



其所有藝苑之公論也歟若弇州正續四部稿才氣十倍于鱗惟病在愛博筆削不免詩裁二牛自以爲靡所不有方成大家一時詩流皆望風品題推崇過寔諛言日至箴規不聞究之千篇一律安在其靡所不有也樂府變正正竒竒易陳爲新遠非生吞活剝者比七絕高華七律典麗亦未遽出于鱗下名雖七子寔則一雄原其結社之初李王名未盛稱詩選格多取定於四溟旣而布衣高論不爲同社所安至厯下遺書絕交而曰豈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乎跡其隙末乃因明卿入社四溟喻以糞土由是布惡於衆王元美別定五字遽削其名曰後五子者則南昌余曰德德甫蒲圻魏棠順甫歙縣注道昆伯玉銅

梁張桂煊肖甫新蔡張九一助甫也曰廣五子者則崑山俞允文仲蔚濬郡盧柟次榎濮陽先芳李伯承孝豐吳維嶽峻伯南海歐陽大任楨伯也曰續五子者則陽曲王道行明甫東明石星拱辰從化黎民表維敬豫章朱多桂用晦常熟趙用賢汝師也曰末五子者則用賢及京山李維楨本寧鄞縣屠隆緯真南樂魏允中懋權蘭溪胡應麟元瑞也迨後廣爲四十子而四溟終不得與焉故賦雜感詩有奈何君子交中道兩棄置之句大抵明時重章服中雜以韋布爲嫌耳梁蘭汀學詩於泰泉又與鄉人結社號南園後五子所得於師友者廣雖入王李之林所染未深誦其五古猶循選體四溟而下庶可與宗子相度越徐吳奚



啻十倍然徐子與性味如醍醐無處不入喜爲篤寔之行  
而不自盛滿聞其歷任藩臬俱清介有聲卒於官至不能  
具斂而其存日人有不能已於所請力不足必勉應之日  
奈何令人有慙色丁長孺西山日記述閩文董九華業丹  
青久居長興病亡不能歸櫬子與適上官入閩竟載其柩  
以行洵盛事也

李伯承與李王同舍皆故等夷雖居廣五子之列意寢不  
平晚逃詞曲觀其詞雋一書詳於淮北及巴蜀獨出大江  
以南蓋以吳楚揚粵之間七子居多微意可窺矣論者奉  
歷下爲晉楚擲揄伯承使之捧盤盂而從小邾之後此耳  
食之論也

吳峻伯五律頗具岑嘉州張司業風格如關河春雁少風  
雨暮鐘多細雨來因晚空山到已秋暮雨初收市秋江正  
長潮潮生風聽急江遠已堪無較之明卿子與輩故自勝  
之

黎維敬瑤石集讀之似質悶而寔沉著元美所取續五子  
不媿大小雅材者僅此一人而已其在都下偕龍游童佩  
子鳴永嘉康從理裕卿江陰鄧欽文欽甫武陵陳思育仁  
甫新城沈淵子靜南昌楊汝允懋功靖江朱正初在明麻  
城丘齊雲汝謙盱貽李言蘇維寅無錫安紹芳茂卿蘭溪  
胡應麟元瑞壽州朱宗吉汝修凡一十三人爲西山之游  
縉紳韋布各參其半非徒好事亦勝引也



陳子野芹之官九十日卽謝病歸田結青溪社虞山錢氏有金陵集序云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宏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墀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長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歛集風流宏長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萬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烟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厯初年陳寔卿解組歸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舉青溪之社於是在衡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逐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游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又二十餘

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游宴冶城賓從相過名勝延覽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涌此金陵之極盛也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舟壑夜趨飲獵旦改白門有烏無樹枝之可依華表歸鶴恨城郭之皆非撰文懷人吁其悲矣謂我何求亦無曹焉

止山集崇安邱雲霄詩也騷鸞作吏解組歸田栖息武丘山中閉關講學嘗與友夜宿高明樓中夜有怪倚門作人語曰同游不樂乎何卧之早也止山應之曰我載辰而游抱日而歌汝何不和我同其樂何爲昏暮而來也怪應曰



不能止山曰吾亦不能怪嘆息而去可謂不惑不懼者矣其詩淡雅近古景真情得要之不蹈前人異乎七子之派者也

長洲錢叔寶穀貧無典籍遊文徵仲之門日取挿架書讀之以其餘力點染水墨超入神品晚葺敝廬題曰懸磬室手鈔異書最多至老不倦仿鄭虎臣吳都文粹輯成績編間有三百卷其子功父繼之吳中文獻藉以不墜與公遠伯穀奔走相門者遠矣

崑山沈以言詩類與皇甫昆弟酬和故其派亦近之其言曰詩之淵妙近體難工而鮮叛選體易似而難寔倩衣毛嬙借飾西子始勞髣髴終露本來作者既非匠心覽者又

皆庸目乃曰甲幾魏晉乙庶齊梁何似古人之多耶斯言可箴卮言詩藪之膏肓

平湖陸與嘗光宙隱居郊園與宗旭初暘璩之璞君瑕輩一十八人結文酒之社晚夢一道士持陶靖節小像索題諦視之卽已也題云在晉爲淵明躬耕辭五斗昔以節自持今惟義自守千載後歸來春風吹五柳曾識白蓮人遠來是吾友蓋十八人中有白蓮道人也翌日復作偈言投筆而逝鄉人遺老至今猶傳之

穀城文定于公慎行詩錢受之稱其春容宏麗一時推爲大手筆其論古樂府云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旣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於歌故不爲耳然效其



明人言品卷一  
體而時假其名以達其所言斯慕古而托於言者乎近世  
一二名家至乃琢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余  
間爲郊祀饒歌可數十首已而視之頗涉兒戲亦復不自  
了然遂焚棄之取其音節稍近者倣其一二謂之本調至  
近體歌行如唐人所假者不曰樂府則詩之而已夫唐人  
能爲而不爲今人能爲而遂爲之余奈何不能爲而爲也  
其論魏晉之於五古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  
洞樸而不敢瑣軌塗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  
窮古人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爾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  
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  
舍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能遂似之也海內

賞真之士有以吾言爲是者吾詩能不觀可矣

弇州標榜前後五子而外廣爲四十子若是乎此外無遺  
賢矣說詩者遇嘉隆朝士或置不觀且以公安竟陵斷七  
子之派不知隆慶諸臣已力挽叫囂之習歸乎平淡而定  
陵初年人皆修詞琢句出入乎風雅之林若嘉興李伯遠  
應徵先生下鄭先生弁升吳中歸先生季思嶺南區先  
生用儒尤卓然名家而閩中徐惟和謝在航曹能始均不  
爲楚畛所奪未見萬厯初之不及嘉靖也學者取諸家詩  
誦之庶有權衡矣

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  
到揚州第幾橋千官春佩擁朝班萬國歡聲頌聖顏獨有



縲臣無祝處隔墻遙拜孝陵山福清林初文章之詩也世宗末倭寇犯閩初文年十三上書督府求自試行間既舉於鄉累上不第走塞上從戚大將軍游座上作灤陽壘別序酒未三巡詩序並就將軍持千金爲壽緣人散去挈家寓金陵憤南曹曲法斷獄奪臂直之坐繫獄三年始出關白之亂兩上書請用奇兵出海上勦賊報聞而已繼又抗疏請止礦稅兼陳立兵行盪之策上感動下內閣票擬行四明相承中人旨閣其事密揭請逮治望闕長嘆憤懣撫膺卽日下獄暴卒天下惜之

邢太僕侗子愿雖有詩名爲書法所掩其言曰詩盛於嘉隆七子以爲盡詞人之變矣然效趨者高趾促柱者急張往往不病而呻吟匪樂而強笑江湖日下七子之盛七子之衰也蓋深中時流之弊焉

余文恪繼登古詩指陳時事鏗奇磊落卓然名家其在容臺值國儲未建災變頻陳雷擊太廟樹南都火太白經天秦晉齊皆地震西廡鐘不叩自鳴紹興地出血公俱直言無諱先使周藩渡河舟膠柁折公告於神曰使臣縱有罪神敢震驚龍節亦有佚罰惟神寔圖利之禱畢而波恬若有翼舟而濟之斯亦異矣

沈箕仲九疇以詩名重鄉里人有持所作謁文恭者輒笑曰家弟安知文奚不就我族叔父嘉則以豐樹樓詩屬余君房論定報書曰吾於詩僅窺其藩未入其室此事終當



君家箕仲於是嘉則詩經其刪叙及掌江西左轄有中使來司權先檄諸長吏迎敕箕重曰勅諭中使非勅守土吏也例不當迎中使爲氣沮一日中使移書自稱予箕仲此曰往惟高皇帝起吳時曾稱予若中貴人何敢爾使大懼立造謝其直節自遂亦文恭所不如也

滅晉叔懋循精於曲律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夢俠真四游彈詞悉鏤板以行序言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用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長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惟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疎其持論斷斷

不爽詩亦不墮七子之習故雖從元美讌游不入四子之目亦磊落之士也

張伯常恒自序其詩謂語不必工意不必遠古不必合今不必離生不必名沒不必傳聊自明吾志而已矣又曰譬諸候至而物鳴若有使之而不能已者以寫其優柔澹蕩之思數語非知詩者不能道也

劉文節應秋儒臣非有言責而上書請東朝冠昏劾首輔彈中樞可謂古之遺直矣其言有云近代論相多取之詞林詞林雍容雅度一切齷齪猥瑣曾不關其慮博而習於故靜而徹於幾能以事外之身策事成敗則惟詞林勝矣寥寥數語其占地步也不淺



東林諸子奉福清葉文忠向高爲倫魁沙汰江河調和水  
火海門服其忠公歸田之日蘊藉風流銜左相之窪尊觀  
東山之碁墅詩品山林臺閣諸體皆具丁長孺元薦謂仕  
無言責而強直自隨屢折不回劉啓東目爲名臣第一高  
景逸亦謂正氣足以千古東林君子推許若是其所作五  
君咏於許孟仲云夫子多苦心河津有正路於沈純父云  
之子排天門隻手驅豐隆雖以贈友君子以爲自道也  
吳姬把酒唱驪歌一曲愁心奈別何莫怪相看頻下淚江  
南春色已無多征途微雨動春寒片片飛花馬上殘試問  
亭前來往客幾人花在故園看偶向新豐市裏過故人尊  
酒共悲歌十年別淚知多少不道相逢淚更多一官何事

又投荒楚峽猿聲幾斷腸正是長沙遷謫地不堪夜雨渡  
瀟湘徐幔亭燠之詩也七絕原本王江寧聲諧調暢誦之  
令人蕩氣迴腸

古之國史恒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出於  
一家者無已則光武注記定於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於  
顯慶宋則三朝五朝七朝四朝撰述榻前議論時政有紀  
柱下見聞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厯修而成之謂之  
實錄然後一代之典備焉明則第有實錄寶訓而已建文  
革除景泰附錄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吳文恪道甫之  
言曰曾南面者當知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知名必  
先正之文是兩朝帝紀不可不特書也萬厯甲午允大學



士陳文憲之請詔工部葺史館禮部自尙書以下同詹事  
春坊司經局翰林諸臣分門受事其條目志之類二十有  
二傳之類二十六觀公正史議其大略猶可觀也然如中  
官之驕橫土司之順逆顧獨遺之何歟

趙承旨松雪謚文敏董尙書容臺亦謚文敏書畫相當董  
詩差不如趙然歐波之亭戲鴻之堂風流宏長則一也

海日先生者區用儒大相詩律旣嚴鑄詞必鍊上自初唐  
四傑下至大厯七子無所不仿亦無所不合嶺南山川之  
秀鍾此國琛非特白金水銀丹砂石英已也

歸安鄭候升明選鳴缶集少有激賞者然其五言近體全  
學高達夫七言近體全學杜子美非徒守其螯鼓而遺其

神明者列朝詩集僅錄數首詩綜所取特多天下之寶天  
下人當共之也

崑山歸季思子慕善病再試南宮歸而屏跡田里所居陶  
庵插椽爲墻縛茅爲屋小如蝸殼瓠子養疴其中迭相往  
還講學者無錫高存之嘉善吳子往主客從容晏坐默識  
凝然不語一有所得怡悅相告存之稱其有絕人之識絕  
人之慧絕人之趣又言季思出諸口者不漫作無味語筆  
諸書者不漫作無味詞措諸躬者不漫作無味事雖病猶  
授生徒有友勸其輟講報之書云生徒固無累於我豈惟  
無累且以爲樂清晝飯餘滄浪日落或童或冠油油與偕  
共坐槐下閒談啜茗臨江藉草以觀雲物風帆往來於目



農歌不輟於耳亦可云至樂矣君子謂其樂天知命焉卒年四十有四崇禎時下詔贈翰林待詔詩學陶韋後鮮有其倫誦陶庵集令人增篋瓢陋巷之樂者也

謝在航肇淞詩格不聳高而詩律極細是時景陵派已甚行在航能距之詩云石倉衣鉢自韋陶吳越從風赤幟高若問老夫成底事雪山銀海瀉春濤則自任非淺矣

傳有言琴瑟旣敝必取而更張之詩文亦然不容不變也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袁氏昆季起而非之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唐歐蘇陳黃皆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艷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纔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

時聞者渙然神悟若藥之解散而沉疴之去體也乃不善學者取其集中俳諧而調笑之語擊賞嘆絕是何異棄蘇合香取蝓蛭之轉耶

孫文介慎行要典三案羣小切齒者挺擊則朝邑王侍郎移宮則應城楊忠烈紅丸則文介也居平研精易學吟咏不甚留意其觀元祐黨人碑有感作云誰知黨人籍翻作褒忠碑曠世相感今古同然矣

范少卿鳳翼在吏部時以用賢遠姦爲已任有一君子必進之如顧文端高忠憲是也有一小人必亟退之如楊檟杜縻牛惟曜是也其見善若渴見不善如讎而忌者至矣以八年里居之官而望拾遺之疏以十七年不入都門之



月人言山卷一  
三  
人而奉削奪之旨公獨處之怡然所謂德音不瑕者歟著  
有勲卿集

公侍郎龔詩李李重嘗論之曰談藝者輒謂文章之權不在館閣然如劉伯溫之警策宋景濂之溫純解大紳之豪爽李賓之之浩瀚王濟之之簡潔曾子啓王敬夫之高邁高季迪之超脫崔仲鳧之修潔邱仲深之博雅楊用修之奇崛王允宜之簡潔康德涵之雄俊廖道原之富有於館閣中俱稱獨詣其言不盡非亦不盡是也侍郎諸體咸妙不屑屑摹古不沾沾是今極風雅之用晚年山居諸什尤爲真趣

譚聖俞昌言宰常熟識瞿起田於諸生中移婺源盡鐫徽國遺書儲之高閣課士習誦迨視學於閩杜絕請托試卷不假一人寓目皆手自甄綜案未發公子來覲寄食旅舍不許入廨嘗謂此官可棄此案不可移蓋視學三年而鬚髮盡白矣分守東萊值濰令與遼將搆以判積勞嘔血而卒思陵卽位卹以死勤事諸臣贈公太僕卿公在留都結詩社詩愛孟襄陽第不多作

徐叔開貞稷清門廉吏比於胡威父子其在夔府寄書家中附書詩云寄語機雲山水出山仍似在山清蓋入蜀以後詩尤深婉句如千盤白鶴雲中路三磨黃牛峽口船卧閣秋雲生白帝登臺春色和巴人雲邊古堞三千雉花裏春城十萬家白水瞿塘聞鼓柁雨晴赤甲見桑麻入春



江樹疑吞郭一雨山光盡到樓天末雁稀春色盡山家橋  
熟夜霜清新猿雨後瞿塘路獨雁風前故國心俱瀟洒出  
羣

死璫禍六君子者楊左魏周袁顧皆以忠節聞雖各有集  
而於韻語弗事推敲然誦其詩千載後殊覺生氣在目  
徐忠烈從治平白蓮賊擒其魁徐鴻儒脅從四萬六千餘  
人悉赦罔治其奉命撫山東詔駐青州公以叛軍將掠萊  
州特與防撫謝連治守城而死合以死勤事之祀典矣誦  
其被圍之作不異張中丞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裏瘡  
猶出陣飲血更登陴之句也

王淑士志堅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其

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唐  
以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裨於經史者以補之讀集則定  
秦漢以後文爲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家碑志援據史傳  
廣采小說以參覈其事之異同文之純駁其所著篇章甚  
富顧自定詩才七十餘首其矜慎若此

東漢風俗之厚則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  
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父母繫陽令楊君以  
叔父上虞令度尙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  
相楊著以從兄太常卿丞譙元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  
仲定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去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  
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



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朱侍郎大啓以文恪公  
之訃請於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亦不爲過  
斯典禮者所當附書於禮志也此事尙未百年今則父母  
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侍郎晚愛結方外社與秋潭萍踪  
雪嶠諸法侶游更唱迭和故集中禪誦之語居多

屠田叔本峻好詼諧詩多不拘格律晚節歸田愛客益甚  
鹽豉蒜果觴客必歡守辰州日禁民宰牛有唐生謀言家  
貧畜一牛不幸死請鬻其肉田叔度其僞也判以俸錢買  
牛葬之牽至乃生牛因命小吏飯之及解官衣深衣騎馬  
出門州父老泣相送牽牛隨其後時人爲作辰陽留犢圖  
年旣老好學不倦或曰先生老矣奚自苦爲荅曰吾於書

飢以當食渴以當飲欠伸以當枕席愁絕以當鼓吹未嘗  
苦也因自稱慙先生亦曰幽叟起生礦於甬上換狀及表  
年八十餘乃卒至今甬東言風流儒雅者首及之

宣城梅氏一門羣從鼎祚禹金鼎負時名嘗與其叔守箕  
季豹先後過王元美元美贈詩曰從誇荆地人人玉不及  
梅家處處花季豹聲譽雖遜禹金然咏物諸作恐小阮亦  
當避席也

江無如廷訥耽情詩賦兼愛填詞結環翠亭延客酒讌亭  
歌同湯義仍王伯穀游興酣聯句常集唐人詩云狎鳥忘  
機任往來一川晴色鏡中開竹間駐馬題詩去松下殘碁  
送客回緣樹碧梧相掩映落花飛蝶共徘徊物情多與閒



相稱莫惜芳時醉酒杯製百家衣可云無縫者矣  
嵇長卿元夫父編修世臣校禮闈高文襄出其門長卿年  
少簡傲獲罪嘉興某推官坐死文襄營救獲免招入都執  
其手語朝士曰此天下才也及文襄去位乘牛車出都門  
次日始有馳傳後命長卿之送詩紀其實也一時傳誦謂  
陽關三疊河漏一聲無此淒楚後困甚歸田歲暮大雪李  
給事樂語家人謂此時嵇公子必大困因載酒炙炭權舟  
從之嵇方涯次酌水相與劇飲而別今茗中傳爲佳話云  
福清何玉長璧任俠見知黃陂張濤後張開府遼東將疏  
薦以布衣爲大將軍會罷鎮乃止張沒哭之遂病卒亦矜  
奇之士也寄友詩云士到出山誰不賤術惟游世最難工

足當阮生之泣矣

嘉定四先生詩文當推唐時升叔達第一長蘅子柔且避  
席矧孟陽乎牧齋謂其放筆而成繹其詞乃追琢而出者  
由其欲伸孟陽故有意抑之也

秦鎬字京袁小修序頭青齋詩云今人字皆兩字而鎬獨  
一字自兩漢以下無之也然漢以下顏之推字介李曇字  
雲劉乾字天羅靖字禮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張巡字  
巡孫晟字鳳李條徐倫字堅毛欽字傑正難悉數也

嚴儀詩謂詩有別裁非關學也其言似是而實非不學面  
墻焉能作詩自公安竟陵派行空踈者得以籍口果爾少  
陵何苦讀書破萬卷乎閩縣徐興公勸藏書甚富其遺集



明人詩品卷二  
大半點墨施鉛或題其端或跋其尾好學若是宜其典雅  
清穩屏去物浮淺俚之習與惟仲足稱二難以此知興觀  
羣怨必學者而後工今有稱詩者問以七畧四部茫然如  
墮雲霧顧好坐壇坫說詩其亦不知自量矣  
文氏自温州守以來累葉風流儒雅爲士所推文肅震孟  
晚達早歸崇禎五年輔臣骨鯁稱首烏衣子姓名節相繼  
不媿青門詩頗平澁惟擬古遠行一章庶幾屈宋唐景之  
遺音乎

馮尙元廳有首善書院感舊詩一章沈耳伯云京師首善  
之地琳宮梵宇鳴吻相望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地往時  
羅人恭徐文貞講學率借僧舍誠不闕事也天啟二年御

史臺諸公構書院一所於宣武門內東墻下南皋少墟兩  
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一時  
士風爲之少變未幾逆璫用事郭元厚朱童蒙相繼論劾  
以講學爲門戶及楊忠烈劾魏奄疏上璫禍大作而御史  
倪文煥遂奏請罷書院棄先師栗主於路左焚經籍於堂  
中書院旣毀逆祠乃建矣馮公之作足當詩史

陸嗣端澄源當思陵初政首攻魏崔海內想其風采無難  
遽躋臚仕而乃厭薄門戶不屑附東林其封事畧云有市  
恩修怨舉劾失平者雖東林亦可謂之小人不得以楊左  
爲護身之符有特立獨行恪供厥職者雖非東林亦可謂  
之君子不得以崔魏爲陷人之筭又云臣處寡援立爲磴



經之小人決不依草附木爲疑似之君子由是見嫉於東林拒之惟恐不力一官蹭蹬被察而歸放浪山水以詩酒自娛斯亦狂狷之流也詩亦不入鍾譚派又陸敬身工近體好用語助辭不無狃於公安之派然其才氣奔逸勝葛震甫陳仲醇且十倍

李處士果堂輯甬上耆舊凡四百三十人詩三千餘首自詡搜隱獲竒而敬身曾與余太常君房屠儀部緯真楊處士識面卜鄰者乃遺之也何歟

朱白民鷺負竒嘗游黃山遠尋嵩華所至以畫竹自給家居撰建文書法擬進呈請復革除年號不果崇禎初騎驢入都欲上所作甘露頌又不果歸結茅於郡西華山蓮子

峯下躬親井曰不愿見貴人年八十乃卒是時隱居者王在公芥菴趙宦光凡夫稱吳下三高士而登古節者白民爲最焉

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句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長韓冬郎次之由其緘情不露用事絕艷造語新柔令讀者喚奈何所以擅絕也後爲艷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鐘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疑雨集結撰深得唐人之遺意起句如雨下春泥月下霜幾年辛苦是蕭郎一層芳樹一層樓只隔歡娛不隔愁月到西南倍可憐照人雙笑影娟娟中聯如曉燈院落更衣影聽曲簾櫳點屐聲當初笑



語渾閒事向後思量盡可憐明明可愛人如月漠漠難尋  
路隔烟含毫愛學簪花格展畫慙看出浴圖窻下有時思  
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結句如水國不生紅豆子贈君何  
物助相思闌干一曲無多地才著思量便渺然今日席間  
才認得舊時家令沈休文皆饒風韻誦之感心媿目蕩氣  
迴腸者也

張溥天如與張采狎主復社以附東林和歌下里擁鼻東  
川俄而哲人其萎踐康成之妖夢天子有詔求司馬之遺  
書黨論日興清流釀禍而邦國因之殄瘁矣

吳藥師本泰當聲教微茫之日獨造大雅之音而揚扈風  
雅者或不及焉益信曲高者和彌寡也

萬孝廉履安泰鉤黨顧厨士林圭臬兵後以經史分授諸  
子其最著者斯大充宗斯同季野也詩多清商變徵之音  
羊城旅懷等作見者十手傳鈔其云廣柳車中容季子湘  
江澤畔問巫陽舟經彭澤竟客死舟中識者以爲讖云  
方密之以智紛綸五經融會百氏揮三萬軸於架上羅四  
七宿於胷中樂府古詩磊落嶽崿五律亦無浮響洵乎名  
家也晚歲爲僧名宏智更字無可別號藥地和尙又張能  
因利民晚亦披緇入山自稱田中和尙當牽絲之日值張  
獻忠來攻危同壘卵而以忠義激勸將士執所佩刀殺白  
雞以血洒地曰諸公有二心者視彼又折矢誓曰今日藉  
諸公力堅守有功不以上聞者有如此矢將



百計攻之不克賴黃得功援師至城以獲全宰邑三年治  
行推天下第一墨守無暇作詩詩皆行遯後作

高寓公承挺表忠裏孝以父死不辜伏闕訟寃絲綸奪者  
再錫三宰雷封各著循績而危邦墨守尤文吏所難能惜  
乎功多不賞至今寶坻父老有遺憾焉家藏書八十櫃與  
項氏萬卷樓爭富雖干戈倣擾不輟吟咏其病中雜志詩  
云慘澹表忠憤讀者比之澤畔行吟西臺痛哭云

朱近修一是早擅文名逮避地江東屈志百里尤以才畧  
見長歸欲披荆以老而從學弟子力強之說經因主文社  
太邱之交道日廣州來之縞素彌多古今詩不事矜練而  
文采斐然五言詩如十暑杜陵葛一寒范叔裘秋懸遊子

夢日落異鄉山山容初過雨水氣忽生秋淚以傷時盡愁  
須醉日多僧厨三度臘客夢一歸鄉青山寒照日黃葉晚  
風秋妻子他鄉淚文章浩劫灰七言如牧馬官同張萬歲  
進賢賞並郭千秋關河秋色三千里風雨冬青十二陵代  
北重關飛白雁京西古鎮出黃花笛裏羌歌憐折柳馬頭  
關樹但生榆長江險失韓擒虎智井春埋張麗華三楚風  
塵新幕府六朝烟雨舊樓臺皆音響清鏘猶是歷下四溟  
敵手

黃翼聖子羽弱冠時尙鍾譚之習已而宦遊簿書牒訟干  
戈戎馬之間發之於詩激慷磅礴無非忠君愛國之語迨  
棄官歸里杜門謝客其詩哀而不傷怨而不亂小雅之音



也

黃孔昭含美一命投荒此儻天末已不作歸田之夢其子向堅端木有懷二人眼枯足繭蹈白刃尋之卒御以全歸吳中好事者編爲傳奇演於春秋之社南歸草一卷成於愴怳之間無暇持擇觀其紀述恒有野史所未詳者若夏呈貢之死事是已夏諱祖訓字仲友秀水學生以歲貢除呈貢縣事含美稱其起義師失利一城屠戮殆盡知縣被刑最慘鄉中多未知聞含美有詩哀之此宜激發其幽光者也若夫陳仲醇繼儒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守令臧否由夫片言詩文佳惡冀其一顧市骨董者如赴畢良史權場品書畫者必求張懷瓘估價肘有兔園之冊門填鷺羽

人于九京未必人人皆有勲烈而有勲烈者必此三十五人痛惜人才之至矣

冰壺先生遺稿慈谿劉而強振之集也先生初署廣文日以忠孝勉諸弟子嘗題柱曰人熱難因吾鼎可愛又曰一片冰心堪贈友滿腔熱血欲輸君其後捐軀最烈不食其言

啓禎之際秦聲變而至文天瑞楚調變而至尹宣子越吟變而至王季重正音掃地矣孟允吉兆祥峻節自取忤中璫卒殉節於正陽門子章明顯之以進士觀政吏部視公殮畢亦自盡時論翕然以爲三百年特見之事其詩惜不傳再凌駿甫義渠詩義見者解頤與閔文學元京共排纘



湘烟錄董上舍斯張稱冷艷畢臚比之吳均入東記及官  
禮垣封事四十餘上皆中時弊後官大理從容授命惟取  
生平撰述悉焚之殊可惜也

吳貞肅麟徵在八舍時知無不言又明於當世之事不茹  
不吐奈與當時執政者齟齬不用其謀嘗與兄石瓠書曰  
朝廷之是否臧否無恒而所號爲正人專以門戶聲氣爲  
事疆場事益決裂安之若固然惟一人焦勞於上又曰近  
日用人忽更忽換當事全無確見惟覘上意所在其餘議  
論紛紜封疆事所以日壞良可嘆也又曰宜興敗後大獄  
頻興士大夫幾無生氣而言路更甚弟幸免風波然欲積  
誠救之於萬一則長沙進逼袁州江浙震驚吾鄉恐不安

之車時無英雄互相矜飾甚至吳綾越緘皆被其名竇妾  
餅師爭呼其號今遺集具在未免名不赴其實焉

施魯孫武孝子也佯狂玩世兼擅草書鄭孝廉士敬謂曰  
君書直逼二王不雜唐以下筆法魯孫大喜於同人廣坐  
中徧題箋扇呼士敬曰君頗知書吾書究誰似士敬謬曰  
今日書不見佳魯孫瞠目視左右擲筆而去嘗語人曰吾  
詩極力摹擬古人僅可雜之王仲初集中耳觀其紀遊諸  
什滇黔風景可得其大槩焉

德陵實錄爲黑頭爰立所攬天啓四年七年事遂爾遺佚  
常熟秦秀才徵蘭宮詞拮據掖庭瑣語頗稱詳核第合而  
觀之嫌其述客魏居多而關德陵事寡不無微憾耳



孫南陽承宗自任天下之重盡瘁師中司馬之檄方馳樂羊之策已滿見危授命不媿全人集中三十五忠詩蓋有感瑞禍而作三十五忠者趙尙書南星高摠制攀龍周侍郎炳謨楊副院璉馮副院從吾何總督士晉左僉院光斗李御史應昇夏御史之令周中丞起元繆宮詹昌期蘇考功繼歐陽尙書問達汪侍郎輝丁簡討乾學鄭中丞漢袁御史化中吳總督用先顧副憲大章王尙書紀魏給事大中周御史宗建鄒總憲元標王侍郎之案周主事順昌夏文選嘉遇周罔少朝瑞黃御史尊素劉知府鐸萬郎中燦吳御史裕中張都事汶趙宗伯秉忠公侍郎鼐孟參軍淑孔也東林之君子已得十八九焉先生之言曰起三十五

枕天下事不可言者子姪輩教以敦厚無事浮文爲善於鄉足矣臨難授命置理家事不亂尤人所難詩不甚敦琢其工者每涉傷時存其一二吉人之言不在多也

申孔嘉治最中州及考牧近畿聞寇逼居庸郡縣望風奔潰或勸無入都慷慨流涕曰固知京師不支其如天子孤立何疾馳以入時三月十二也徧謁大臣畫戰守策皆不省城陷自投王恭厰井中其詩娟秀不浮不囂近劉半舫一派

重關烽火陣雲寒回首鄉園道路難忽憶高堂清淚落還將尺素報平安太守王行儉之詩也張獻忠奪佛圖關用火具攻重慶時漢中已失瑞王來奔關南道陳繻及士大



明言古卷二  
夫從之俱挈眷以行城既陷賊俘巡撫陳士奇知巴縣事  
王錫暨太守縛之演武場將殺俄而雷電晦冥獻忠對天  
訴曰我殺人與天何涉架飛礮向天齊擊之既霽諸公皆  
遇害事載婁東沈荀蔚蜀難紀畧云

吳介子爾壘間道潛行依史閣部軍中以身許國遇鄉人  
祝孝廉南還斷一指遺其親誓不空還卒死於兵平居曾  
撰死臣傳目曰仁書傳有大小序各繫以古人曰湛身曰  
焚曰炙曰自刎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扼吭曰立槁曰  
沒陣曰觸曰墜曰鳩曰烹曰菹醢曰縶曰斬曰車裂曰磔  
曰鋸曰囊撲曰剥曰剖曰拉曰杖曰笞曰鎚擊曰刺曰幽  
口凍曰疽發背曰痛哭統論之曰諸死者或假手於人或

憤激自裁或罵賊畢命身死悟主者有之身死敵懼者有  
之身死破家者有之要與禽視鳥息者遠矣其曰被犀甲  
操吳戈氣之雄騰天河驚廣野捐愛妾志之決頭匪恤我  
心赤我血碧長城雖壞白虹貫日則先生自道也

祁幼文彪佳美丰姿夫人商亦有令儀閨門倡隨鄉黨有  
金童玉女之稱爲臺諫時進封事畧云凡文武內外大小  
諸臣必使之安其位而各盡其心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  
責議罪日見因而周章急遽救過不遑竊當事諸臣悚於  
嚴旨冀以迎合揣摹善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人  
材中下參半藉上感發其忠義鼓舞以功名今司道有司  
或欽案之累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足降級住俸什居二三



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陛下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真英雄卽擁轂設壇夫豈爲過抑或獎拔之術未盡則濫冒之竇將萌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陛下深懲惰窳特遣內臣撫按之多令監視正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啓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其言切中思陵時弊其後亡國卒由於此數端公嘗築別業於寓山極林壑之勝乙酉閏月六日坐園中題其案曰圖功爲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味且猶整帶立水中子理孫班孫葬公園旁舍池館爲寺塑公像於堂至今存焉

劉啓東宗周家居恒服紫花布袍吳中趙士諤知會稽嘗問病造榻前出而嘆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堂不過數笏京兆干旌尙存思陵贈勅云蔬食菜羹三月不知肉味敝車羸馬廿年猶是書生先生當之洵可無怍也

黃陶庵精於書義融會九經諸史審擇而出之當崇禎之際方以駢體相尙不知者以爲陳言如雅頌各得其所樂有堂上堂下之分又孔子未嘗刪詩伯鯨未嘗誅死皆至當之論乃邇來選家以其未盡有合乎朱子之集注章句痛抹之是何異於下士之聞道乎詩亦堅厚無懦響由不蹈於楚人之咻然也

麻孟璿三衡注名復社遽賦無衣陳安未克生還狼曠已



得死所詩如落日照荒野亡猿懷故林魂銷分劍日心折  
覆巢時草閣新寒日江村落日多夢回塞上雙流淚家住  
淮南獨倚樓殊自超脫

吳次尾應箕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  
逆之事當崇禎中預慮京都之不守聞者笑其迂而先生  
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才之邪正國是之  
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  
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觚不觚錄二卷其書  
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聞先生授命處血跡至  
今猶存洗之不去袁宏稭紹而後不多得也

黃石齋道周詞臣也初無言責居无咎无譽之地需次待

遷先生入翰苑與上虞倪文貞公俱任天下之重崇正去  
邪盡忠補過引裾折檻九死不回先生所云親從霹靂推  
車過又得滂沱自在春益寶錄也退而講學於杭則大滌  
洞天於閩則蓬萊峽少長咸集遐邇俱來監司主賓琴瑟  
鐘磬庶幾濂洛之風焉

袁侍郎繼成處危疑之際內抑權姦外調重任備極苦心  
晚授命燕京堪與左仲及比烈近見野史有誣公歸命  
本朝者殆出怨家之口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  
爲嬰弗克爲曰維艱張死非先許死非後臣心靡他靖獻  
我后嗚呼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從則號泣隨之撻之不  
怨晉陽之甲豈可訓哉旣被獲抵大勝關親王傳語袁總



督著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  
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幾袁山侍郎自號也  
讀曹學佺能始石倉前集知有明三百年詩凡屢變洪永  
諸家稱極盛微嫌尙沿元習迨宣德十才子一變而爲晚  
唐成化諸公再變而爲宋宏正間三變而爲盛唐嘉靖初  
八才子四變而爲初唐皇甫兄弟五變而爲中唐至七才  
子已六變矣久之公安七變而爲楊陸所取卑下竟陵八  
變而枯槁幽冥風雅掃地矣惟閩粵風氣始終不易閩自  
十才子後惟少谷小變而高傳之外寥寥寡和若能於謝  
在舫徐維和輩猶是十子調粵自五先生後惟周蘭汀小  
變而歐貞伯黎惟敬區用孺輩猶是五先生調也石倉與

公安竟陵往還唱和而能觸然不滓尤人所難者

楊維斗廷樞倡應社於吳中評騭五經文字張溥天如朱  
隗雲子主易楊夔子常顧夢麟麟士主詩周銓簡臣周鍾  
介生主春秋張采受先王啓榮惠常主禮記而先生與嘉  
善錢枬彥林主書後與復社幾社合領解之後聲譽日重  
門下註錄者二千餘人詩雖游好然如吉光孔翠片羽皆  
足爲珍

陳卧子子龍當王李教衰一時好異者壽張爲幻關中文太  
清倡堅僞離奇之言至刪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  
寄譏浪笑傲之體幾不免綠衣蒼鶻之儀容如帝釋旣遠  
修羅夜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鵬子鴉母四野羣飛卧子



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泯也其選明人詩自序畧云一篇之中互爲諷咏一韻之疑互爲推敲攬其色笑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律矣必吟咏以求其音協其聲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於是郊廟之詩肅以雍朝廷之詩宏以亮贈答之詩溫以遠刺議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省其詞而推其志先生之論詩知所本矣

夏存古完淳鍾廣漢云陳大樽選明詩存古年纔十齡而宋轅文援其論詩以作序此時已許其爲後人領袖矣迨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草檄不異老生宿儒信異稟也人哀一賦足敵蘭成昔終童未聞善賦汪錡不復能文方

之古人殆難其匹

鄒湛若露工諸體書學使者試士以恭寬信敏惠發題湛若制藝五比用大小篆八分行草書書於卷使者大怪之不以爲罪也所蓄琴二一日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日綠綺臺唐武德年製詩曰嶠雅手書開雕極精楷駢體文亦佳

孫孟樸淳與吳扶九翻肇舉復社孟樸之勞居多扶九藉祖父之資以相濟惟取友之是急以文章聲氣相孚韻語流傳者少名動朝野歛怨日深黨禍遂不可力挽此亦人事之難以相解者也

顧子方杲戊寅南國諸生百四十人具防亂公揭子方寔



居其首有云杲等讀聖人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  
與憤俱但知爲國除姦不惜以身賈禍阮大鍼飲恨刺骨  
而東林復社之讎在所必報矣大鍼名在東林點將簿號  
沒遮攔而閩人周之夔亦注名復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殺  
東林周反戈以攻復社君子論交不可不慎也子方楊柳  
枝詞似爲周阮而作  
陳喬生子升古詩愛仿玉臺金縷五律規模太白浩然時  
有單行之句然其心摹手追者區海目也順德薛始亨序  
其詩洪永成宏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  
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人未改曲江流風庶幾哉才術  
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矣

金孝章俊明韶年入社藉甚才名乃於壬午之秋筮得焦  
氏易林蠱之艮愀然不樂遂棄諸生兵後隱居市廛不遠  
蹈湖海以爲高和光同於柳下而介不可易旣卒門人私  
謚貞孝先生云

陸麗京圻詩文采組六朝醫方酒令觸口悉成儷句狗飯  
冷菜捫蝨而談相對者忘其穢也晚因史禍牽連旣得釋  
訪澹公於丹霞洞舍轉入武當爲道士不知所終里人洪  
昇有答友絕句云君問西陵陸講山飄然一盞竟忘還乘  
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講山麗京別字西林十  
子詩居其首也

劉伯繩循過庭之訓鍵戶葢山之麓息交絕游輯念臺先



生遺書有禮經考次一編首夏小正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歷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玉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也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爾乃設爲祀典次以禮法祭儀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中之間傳三年問喪制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也則次冠義昏義推而鄉飲賓酒義射義燕儀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蓋皆念臺先生之意云

侯研德泓鄉黨私謚貞憲先生論文以孟子爲宗其畧曰讀孟子而恍然悟其所以爲文者然後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汨汨乎來浩浩乎其不可窮竒正隱顯起伏開闔隨吾卷舒而未有壅遏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人驅使斯得矣論詩期本來之自得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

錢幼光秉鐙禁罔潛踪麻鞋問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詩屢變而不窮要其派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錢牧齋取其詩入吾炙集深取之也

崑山顧寧人絳早年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兩人皆耿介不混俗鄉人有歸竒顧怪之目作詩長語事必精當詞



必古雅抒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乎其似之  
張祖望綱孫論詩謂七律少陵能用比興他人雖極工鍊  
不過賦爾於是人皆賞其七律然不若五古之波瀾老成  
也其南北行旅諸什尤爲奇崛方之西陵諸子軼能超羣  
魏楚白璧鏡意學杜晚一變而神遊謫仙之門其論詩云  
詩以達性情貴極其所至故哀必盡其哀樂必盡其樂由  
唐以前諸家體不必相蒙而其爲至則一也學者各盡其  
途逕而入入之愈深其畛域愈廣恣睢淫佚於其際者久  
之乃得其澹澹之樂故涉獵衆家不如專注一家一家之  
趣旣竭而後馳而去之再適一家其於一家由是也然後  
古人之長見余之長亦可見余之詩初無矜飾務達其

情凡博奕飲酒朋友酬酢以至山川風俗城郭之所歷覽  
遺跡之所辨證雜然前陳有觸於懷發之咏嘆以爲合於  
作不能自己之旨則予之所自道也

萬遵甫路舍貞履吉賣藥市門行歌帶索由其見深故於  
憂淺識遠斯患浮昔人謂大邱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  
峻則少納遵甫廣不混俗峻不污物發爲詩文多見道之  
言裴子野之稱劉居士也所修孔子之學則儒者師之所  
明釋氏之學則淨行者傳之所著文集則詞人錄之斯言  
也遵甫足當之矣

韓君望洽隱居羊山存寄菴詩存非特高節軼羣也所撰  
篆學測解釋訓考源足證說文長箋之誤朱長孺鶴齡長



於箋疏之學所撰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箋注左傳日  
鈔發明宋儒集注集解傳所未及顧不甚傳惟杜甫李商  
隱集注盛行於時松陵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  
不識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因以自號蓋實錄也  
歸元恭莊好奇世目爲狂生善行草書嘗題其齋居柱曰  
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鄉黨傳之謂可入啓  
顏錄

李子建標精於戎機戰畧軍律營士遁諸書史閣部道鄰  
辟爲記室見事不可爲歸里繼聞史公殉節揚州渡江會  
葬具衣冠於梅嶺歸而繞屋皆種梅賦詩三十首蓋寄託  
於西臺慟哭之謝參軍云

吳方輪系兄弟九人兵後存者悉棄諸生俱不就試鄰壤  
隱君子相與往還酬和篇章甚富於是方輪輯其詩爲驚隱  
第九晚輯其詩爲歲寒集是亦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流也  
李艾山沂晚自號爲壺菴啓禎間詩家多惑於竟陵派中  
州張瓠菴暨弟鳧客避寇僑居昭陽每與賓客坐論詩有  
左袒竟陵者至張目批之頰是時艾山欣然相接故昭陽  
詩派不墮姦聲皆艾山之力也

王介人翊初擅詞場後研聲詩志取多師不遺僞體其論  
詩於合處見離於離處見合啓禎之間大雅不作毅然以  
起衰自任而知者寥寥惟平湖陸職方嗣端心賞之訪君  
於長水值君洗硯河頭挾之登舟家人不知也遍遊茗雪



乃返旣而入越謁陳推官卧子方置酒送客君詩有前後夕陽外行人春草中之句卧子擊節曰此今之高三十五也爲序其詩詞遭亂所居不戒於火惟餘小屋二間一供婦爨一吟咏其中有故人官府寮者造之不見尋卒於京口

蔣楚樞之翹秀水布衣居射襄城詳對楚辭晉書韓柳文集鏤板以行又輯攜李詩乘四十卷搜羅鄉黨先正詩無遺兼能舉軼事使聽者忘倦晚年無子書藉散佚無餘詩乘亦亡可嘆也

沈君庸自徵善填詞所撰鞭歌伎壩亭秋慨當以慷世有續鬼簿者當日之爲第一流

杜于皇濬有變雅堂詩集不效法於公安景陵之派獨以老杜爲師亦豪傑之士惜其窮阨以老孟貞曜所云好詩多抱困也

顧子超長歌大約兼温李而神明之惜其全稿求之不得當崇禎之際吳俗談詩者多惑於楚淋以空疎蕭寂相尙若子超出入經史卓然羣雅之遺

周青士質遭亂棄舉子業受屢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連船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筐筥斗斛權衡當滿肆讀之糠粃中其爲詩句敦字琢不輕襲前人片語胸無柴棘急人患難視朋友如一身或忘大德而思小怨者不以置之懷也晚年詩取率意好與浮屠道士游題咏



極多嘗醉書五言云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趣似士不游  
庠似農還讀書立言頗矣兀應事猶犇疎飢餓不少顧吟  
詩作歡娛可當一幅小照也

陳元孝恭尹降志辱身終宜進之逸民之列其自序畧云  
志學以往皆爲患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帶卷籍自隨  
而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辭取諸胸臆者爲多  
而稽古之力少可云不自滿矣論其詩品雖少遜於屈翁  
山然翁山祇工五言又不若元孝之諸體相稱也

明人詩品卷二

夢曉樓隨  
筆一卷



卷一  
楚辭

引

道光癸卯冬父執季菘耘先生於吳郡市肆購得吳興高君湘所抄書數帙中有明人詩流品藻一種檢以畀余是書題爲杜君蔭棠所輯杜不知爲何許人有自書跋尾謂余旣輯有明一代之詩成二十四卷曰洵雅集又見靜志居詩話及各家論明人詩堪爲一代文獻之徵者撮其大要錄之聊備讀明詩者知所由來姑名之曰明人詩流品藻亦謂諸名公品藻之精前人亦當服膺云云余繙閱之大約取諸小長蘆爲多其采擇簡當足備談詩之助又卷帙不多便於舟車觀覽爲授之梓并識其緣起如此甲辰仲冬望日吳縣王朝忠書



夢曉樓隨筆  
昭文宋顧樂玉才著

夢曉樓隨筆

昭文宋顧樂玉才著

宋時九僧詩九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  
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字昭峩眉嶼古淮南惠崇  
其詩規樸大歷十子稍窘邊幅詩多近體五言六一詩話  
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鵬  
盤戰後雲字昭句也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  
所謂九僧者而今世所傳錢塘陳起編宋高僧前後二集  
前集卽九僧詩又周輝清波雜志載九僧名字與此集悉  
合

李泰伯觀文章皆談經濟其本領尤在周禮一書范文正



公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在北宋歐蘇曾  
王間別成一家余嘗病其不能詩及讀盱江集絕句頗有  
似義山者如王方平云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  
蛾擗麟始擬窮歡樂不奈人間背癢何壁月云壁月迢迢  
如暮山素蛾心事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祗有方諸淚  
不乾梁帝云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  
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陷臺城送僧遊廬山云行非爲客住  
爲家此去廬山况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  
花憶錢塘云當年乘醉舉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是滿  
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皆有風致  
宋王錕性之雪溪集五卷詩不能佳獨曉發石牛一絕云

匆匆車馬出清晨日淡風微已仲春松竹陰中山未盡梅  
花林外有人行寫景頗工

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  
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子家或云張文  
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  
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  
之淮西事爲喻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  
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矣  
鄒忠公浩道鄉集四十卷先生受業程門而特嗜禪理詩  
文多宗門語居衡昭時古詩有似樂天處律詩深穩與葉  
石林工力相敵北宋之雄也零陵有市戶呂絢者常以錢



二十萬造大舟以俟後先生北歸呂以舟送至江南先生謝以二絕句云平生親友漫紛紛有幾書來寂寞濱二十萬錢捐不惜可憐湖外有斯人瀟湘起柁出江湖日日乾坤展畫圖白酒紅魚對妻子鴟夷還似此行無若絢者抑何可使無聞哉

鍾津集十五卷宋僧契嵩著其詩多秀句如習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桑柘雨中綠人煙關外疎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啼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皆工

韓子蒼詩爲諸家詩話所取者如汴水日馳三百里落日同騎欵段遊二首最佳頃借陵陽集急披讀之燭跋卷亦

盡佳處乃無此或曰子蒼不樂居江西宗派中云我自學古人未必然也涪翁正法眼藏詎易夢見

宋謝邁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邁臨川人逸之弟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呂居仁稱其詩似宣城未爲篤論然亦清逸可喜而涪翁沉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句頗工近體如尋山紅葉平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接莎蕉葉展新綠從榴花開晚紅瘦藤挂下萬峯頂野鶴來歸千歲巢皆佳句又絕句靡靡江籬只喚愁眼中何物可忘憂棟花淨盡綠陰滿纔見一枝安石榴甚有風致非蘇黃門庭中人不能道也葉石林晁氏之甥學有師承筆力雄邁猶有東京盛時風



氣非南渡諸人所及經籍志石林集百卷今所傳止建康集八卷餘率湮沒幸避暑錄話燕語放言玉澗等書猶存說部中

宋刻晁公邁子西嵩山集五十四卷公邁公武子止弟也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無咎之下間有警句如人生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一年風物倉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炊劍首十年流俗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綠還與漢江顏色同望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江秋折得寒香日暮歸銅瓶添水養橫枝書窗一夜月初滿卻似小溪清淺時詠瓶征衣消盡洛陽塵泣向東風拭淚痕不及青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游園感不見采

恩闕于今已十春素衣不忍棄爲有洛陽塵有皆佳集中多與師伯渾倡和之作渾蜀人見陸務觀集

洪文惠适盤洲集十卷至十三卷皆挽歌樂章詩餘無足錄八卷九卷皆雜詠盤洲山水草木擬李衛公平泉諸詠其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芻蕘雉兔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同音二公皆精說文之學也

宋樓宣獻公鑰攻媿集八十五卷詩僅九卷餘俱雜文諸體中題跋最勝宋集多叢冗此集如表狀書啓之類刪去半部亦可宣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歌行學蘇黃氣或不迥詩格苦鈍然不爲楊范佻巧



取媚七字如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山旬一百五日  
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  
無所依雖宋調亦佳句也

豫章張吏部泰來扶長撰江西詩派圖錄人各為傳其三  
十五人名氏次第遵王厚齋小學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  
茗溪漁隱叢話與山堂肆考有何顓無高荷又列洪朋于  
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表顯無何顓呂本中復不在二  
十五人之中予按劉後邨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江西  
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表顯潘仲達大觀  
有姓名兩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  
采云至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

三洪龜父駒父玉父憂均父二謝無逸幼樂二林子子仁來晁叔用汪信民

李商老三僧如璧祖可善權高子勉江子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

微合山谷為二十四人王立之無傳表顯則與今本作何  
顓迥異後邨厚齋皆宋末人不知各何據依而異同如此  
張云梓于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  
今皆不可得而見矣劉後邨不為王直方立之作傳今張  
撰江西詩派圖始補立之傳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俱有法度蒼  
辣不及虞道園而情致殊勝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  
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耳

宋淳熙間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為聲畫集



因念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有小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於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剗始之功大矣有如好事廣而續之亦佳事也

元初牟巘獻之所著陵陽集二十四卷詩有盛宋時坡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實詳雅獻之蜀陵陽人清惠公存齋子寓吳興所與遊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弟皆一時名流可以知其人也

元傅汝礪若金詩集八卷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若金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見陶南邨輟耕錄集中湘臯煙草綠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其悼亡之作也

所安遺集一卷元長沙進士陳泰志同著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在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集中附載文信公青原詩云空亭橫蠖螭斷碣偃龍蛇活水參禪筍眞香透佛茶晚鐘何處雨春水滿城花夜飲燈前客江西七祖家此詩甚工元臨川何中太虛集中善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點淡煙三四峯落葉半藏寺清風時滿溪



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邨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  
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人風

邨歌聒耳烏鹽角社酒柔情玉練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佳  
句也山居雜志載杭人徐炬酒譜乃引作少陵詩不辨格  
調之類否而妄稱子美則號國夫人杜鵑行狂歌行諸篇  
妄人皆雜入杜集又何怪乎

明興至弘治百有餘年名世輩出於是李何崛起中州吳  
有昌穀徐氏爲之羽翼相與力追古作一變宣正以來流  
易之習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厯同風洎嘉靖之初後生  
英雋稍稍厭棄先矩去而規撫初唐于時作者頗有數家  
例乏神解惟高子業繼起大梁自寫胸情掃絕依傍弇州

詩評謂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  
子業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談藝家  
迄今奉爲篤論其弟敬美又云更百千年李何尙有廢興  
徐高必無絕響其知言哉嘗取二集評次大抵於徐主迪  
功集而外集別集什不取一于高主五言而七言則姑舍  
是

嘗論有明布衣之詩首舉吳兆程嘉燧本朝則以石湖邢  
昉爲冠嘗反覆二家之詩吳五言其源出於謝宣城何水  
部意得處時時近之程七言近體學劉文房韓君平清詞  
麗句神韻絕妙七言絕出入於夢得牧之義山之間不名  
一家時詣妙境歌行刻畫東坡如桓元人劉越石無所不



恨大抵吳以五言擅場七言自秦淮鬪草篇而外頗無可  
宋程以七言擅場古體不逮今體

勝國萬歷中海內太平文治熙洽金陵山川清麗衣冠翕  
習尤以風流文采相尚布衣工文之士多萃止焉閩人曹  
學佺能始官南京大理評事尤好山水春秋佳日與諸名  
士登高賦詩詩多清綺婉縟有陰何沈謝之遺韻林古度  
亦閩人少賦搥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其父初文孝廉嘗  
獻書闕下不報歸而卜居金陵古度與其兄君遷皆好爲  
詩歌又出交當代名士古度與曹氏尤相友善故其詩清  
綺婉縟亦復似之萬歷己酉壬子間楚人鍾伯敬譚友夏  
先後遊金陵古度一見悅之其詩一變而爲楚音又三四

十年天下大亂事勢陵谷永嘉南渡石頭不守曩時風流  
文采之盛不復可踪跡而諸公亦零落老死無復存者顧  
古度獨無恙至本朝順治康熙之初猶存海內士大夫慕  
其名而幸其不死過金陵者必訪焉然古度已貧窶甚無  
復少壯時意氣蓋嘗論之古度與曹氏游發三山來建康  
上匡廬觀瀑布游陽羨探善權玉女之奇其詩清華省淨  
具江左初唐之體逮壬子以後一變而爲幽隱鉤棘之詞  
如明妃遠嫁無復漢宮豐容靚飾顧影徘徊光照殿中之  
態漁洋所錄僅存百數十篇率皆辛亥以前之作宣城施  
愚山亦以爲古度真面目今日始出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



晚而畧初盛攬之憤憤楊仲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猶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為正宗杜子美為大家王摩詰高逵夫李東川為名家稍誤是三者皆當為正宗李杜均之為大家岑嘉州而下為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

義山為黨人所惡乃李宗閔楊嗣復令狐綯白敏中一輩小人耳遂謂其詭激無特操為當塗所薄然則必背公死黨乃為有特操乎史官之無識如此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谷音二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澹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

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禺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氏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臯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於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為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與月泉吟社合刻最工

牧翁不喜妙悟之論公一生病痛正坐此然儀卿詩有刻舟之誚高新寧亦然大低知及之而才不逮云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京口丁元吉撰首宋史陸秀夫列傳次熊開傳次輓詩五言方回會微一坏土魚腹葬君臣龍仁夫無地參黃鉞終天慘玉依仇遠甘抱白日沒不知滄



海深方鳳鰲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七言湯炳龍人心自  
感興元詔天意難同建武時盛彪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  
猶數中興年數聯最警策末載吳萊桑海遺錄序右丞遺  
文丹陽館記一首  
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  
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爲下  
劣而樂天乃極賞歎以爲此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謬  
矣元白二集瑕瑜錯陳持擇須慎初學尤不可觀之自古  
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卻往往太妙如  
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初三夜露  
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非雕琢可及

林和靖詩特工五言如畫巖松鼠靜春棧竹雞深水風清  
晚釣花日重春眠何減昔人所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  
轉耶七言惟咏梅雪後園林才半樹及疎影暗香句可稱  
絕唱他殊不類也

陳無已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詩謂  
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  
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余反覆其詩終落鈍根  
視蘇黃不逮遠矣任淵云無已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  
忌死語恐未能然

許左史殿卿少與滄溟倡和齊名鄉曲今梁園正續集詩  
殊不足當滄溟下駟何也弘正間歷下有劉天民希尹者



官吏部郎同時視邊尙書華泉稍後其詩古選實勝邊特  
近體不逮耳而左史獨擅名者則以滄溟弇州輩張之也  
名詎足盡信哉

內鄉李子田襄撰宋藝圃集二十二卷凡二百八十人在  
隆慶初元海內專尊王李之派諱言宋詩而子田獨闡幽  
抉異撰爲此書其學識有過人者然於宋初載寥融江爲  
沈彬孟賓子之流皆五代人也又取馬定國周昂李純甫  
趙胤龐濤史蕭劉昂霄諸人皆中州集所載金源產也而  
與周平園范石湖等並列淄澠混淆所宜刊正

唐劉蛻文冢銘自評其文粲若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  
此喻最妙文冢在今潼川州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有文

泉子集然不逮樵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時惟杜牧可稱勃  
敵耳宋末文弊莆有黃四如仲元者著文獨學檀弓公穀  
可謂豪傑之士其文多贅牙詰曲不諧於俗惜往往雜語  
錄腐習不加淘汰故不能追樵蛻於三百年之上也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五言詩力變齊梁  
不須言其表碑記等作浴襲頹波无可觀者第七卷上大  
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慶雲  
毗頌其辭諛誕不經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建大  
周之統歷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賜皇姓曰  
武氏臣聞皇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二十五子班爲十二  
姓高陽才子二八命爲十六族故聖人起則命歷昌必有



錫氏之規云云此與楊雄劇秦美新无異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其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手殛之耳

王徵士集四卷徵士名彝字常宗又號媯雖子洪武初與高季迪同預修元史後亦同死魏觀之難都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又或以爲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羽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温李殊墮惡道餘體亦不能佳詎可與高楊頡頏上下乎因知高楊徐王之說誕而無徵矣唐衡州刺史呂温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温於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煙閣功臣贊張始

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恩臺成臯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温亦伾文之黨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於禍嘗與竇羣羊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齡者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爲情語善窈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槩未之錄無亦以其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柏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僭姑謫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爲亞之狂躁輔耆爲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竊悲之矣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著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



缺惟南唐文物甲于諸邦而鉉錯兄弟與韓熙載為之冠  
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

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  
為言諫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

元余忠宣公青陽集五卷讀其序記諸篇立說一本經術  
皆醇儒之言而忠義之氣往往鬱勃憤發於行墨間公之

大節與日月爭光夫豈襲而取之者耶若華州大宣宮記  
予謂不減羅鄂州世必有知言者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子按皇甫湜論業一篇歷

評唐人文章稱獨孤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  
顛倒溪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

敘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

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畧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諡

曰立言遣辭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

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策及之為文

可徵矣卒諡曰憲及之位止牧守而得諡亦非常格

見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為冠周弼

伯弼汝陽稿臨江鄧林性之皇琴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

小異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名家也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

家大宗其於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

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



石游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  
染江西派爲佳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  
謫仙人天性倜儻勇於爲義真西山曰于湖生平雖跌宕  
至於大綱大義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爲詩文輒問門人視  
東坡何如而謝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  
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篇尙有一二分劣又謂  
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觀集內亦是學  
步西江尙未到后山境界遠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  
初亦下放翁遠甚

臞翁詩集一卷宋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

派中人而詩卻深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當自云此評

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

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弔趙忠宣公云九

原若遇韓忠憲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於禍亦奇男子也

宋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今長興縣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

淮東倉曹言路與有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

註坡詩鋟板倉司因據此事坐以贓私見西吳里語

答筍之筍有平上二讀蘇子美松江觀魚詩擬來隨爾帶

答筍謝幼槃嚴陵詩身前萬事一答筍皆在青鵲今小本

詩韻止收答字誤矣

明初詩人共推季迪爲冠而大復獨以袁海叟爲冠空同



許為知言今讀其詩古詩學魏晉近詩學杜皆具體而微  
遠躋之青邱先生之列未免失倫故余謂從來學杜者無  
如山谷山谷語必已出不屑裨販杜語后山簡齋之屬都  
未夢見况其下如海叟乎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伯雨著詩多拘體子最喜其絕

句如凌波仙子塵生鞞空谷佳人玉鍊容不奈天寒風露

早日高猶傍錦熏籠三番弁南山下幽人宅萬个長松水

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魚風起駕春潮萬壑松壽雞犬茅茨

接暝煙平林如薺遠連天急披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

沒邊黃子久畫頗有坡谷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淫雨

時多日處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閑弄筆研寫詩盈

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

我者兩告

曹縣王叔武交李獻吉即墨蘭玉文交楊用修舟州藝苑

卮言及之顧其詩不能成家

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

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

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

休集後云余觀襲美與陸魯望倡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

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

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

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喜與古人



暗合也

唐人文韓柳之外陸宣公李衛公獨狐及劉賓客李翱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此十家者當遜次以傳墨客揮犀云王荆公過金山寺壁間得一絕句反覆諷詠問知為郭公甫所作由此見重尤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題山莊云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四聲荆公命繪為圖自題其上以金酒鐘并圖遺之予謂此四句亦無足取介甫事事與人異趣此亦可見何仲默早歲使雲南作渡瀘遂不減鮑昭蕪城聯句有人各賦四句分之自成絕句合之仍為一篇謝朓

范雲何遜江革多有此體頃見朱太史騰笑集有古籐書

屋送吳徵君魏上舍聯句甚得齊梁之意握手古籐下秋

深旅愁積歸來西溪旁猶及種春麥吳我亦袖輕鞭明發

辭巷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羽翮魏二子澹雅才肯為時

俗役英詞迭相應如以桐扣石陸嘉柳塘水深深蒲坂山

驛驛改歲君到時古籐花滿格查嗣大房一斗泉釀酒冰

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朱彝明益州董楠字孟才

工部尚書可威之叔也常撰古今聯句詩集六卷與張之

象回文類聚皆不可少之書

節孝先生集三十卷附錄二卷其文率拙而碎殊不成章詩尤不佳坡公志林謂如玉川子蓋微詞也唯江端禮子



和所錄問答語二卷多可觀然仲車獨行其人在仕隱間不必以詩文重也  
傅占衡平叔古文實出大士千子之右昧者以為附陳艾以有聞於世耳食之見也  
凡行述墓銘如家世始祖某自某處來占籍於某或有會祖祖父諱字官闕於例皆不得略又卒日葬日葬地得年幾何皆當謹書之韓歐二集中碑版之文可攷而知也王行作墓銘舉例凡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鄉邑曰履歷曰行治曰卒日壽年曰葬地曰葬日曰妻曰子歷觀前輩大家謀篇錯綜變化不拘一格大例要未有越此者

張祐詩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元遺山擬作兩句云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邊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擄者如宋末孟鯁折花怨鮑軫重到錢唐諸作諷謝太后北行之意與張詩語同而意義迥別也



